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七十二之四

0163681
no. 3



163681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七十二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橫川縣監權啓經江陰縣監申仁壽辭引見曰黃海江原兩道素稱無事然江原有軍糧轉輸之弊黃海有使臣迎送之勞豈無其事乎且近者水旱相因黎民阻飢往慎乃職以副予心○自臨瀛大君弟還宮○京畿忠清道公路盜起夜入院宇劫奪人財物命鎮撫金保之等率壯勇軍士三十餘人往捕之○禮曹啓續典科舉條文科三場分數初場疑義通考上之上給九分居首者加半分上之中八分上之下七分中之上六分中之中五分中之下四分下之上三分下之中二分下之下一分中終場分數同今試官以經義之優爲重而不重四書疑故赴試者重經義而輕四書疑自今疑義俱上之上給九分居首者加半分義上之上疑上之中八分半義上之中疑上之下七分半以此遞降給分中場給分亦依此例從之○戊戌隕霜○視事左議政崔閔德啓曰有備無患固爲國之先務姑以我國之事言之新羅之末高麗之季海寇山戎侵掠邊陲殆無寧歲者皆以忘危無備之致然城壘固當築也或高論以謂地利不如人和者有之伏望依司水監例置司兩專掌其事沿邊各官每歲農隙度民物之多寡計城壁之大小漸

次築之以備不虞豈特一時之良籌實乃萬世之遠略且軍器亦當堅也而近者恃其昇平因循不修諸道皆然又望分遣敬差官精鍊兵器以戒不虞國家幸甚○庚子先是上念學者昧於史籍既令修資治通鑑訓義且慮初學未能遍觀表章會先之歷代世年歌命尹淮註釋獨元朝闕焉補以臨江張美和之詩至於東國年代亦不可不知也命吏曹判書權蹈撰次仍爲註解篇帙雖簡開闢以來運祚長短國勢離合本末大略一覽瞭然至是令鑄字所印之頒賜于大小臣僚○平丑受常參視事上問高麗政色以何官而兼乎且政丞外亦有兼之者乎領議政黃喜啓曰兩政丞外二人亦以他官兼之上曰國初亦有之乎喜曰國初亦仍之上曰太宗代何如喜曰至太宗時始革之矣○上議視學試士節次于黃喜許稠等僉曰爲試士而視學則不合於古制而視學爲輕乞進諸生于闕庭試取別行視學之禮上曰是矣今年行親試與重試何如僉曰可○禮曹啓京中各部及城底十里或因疫癘父母兄弟一時俱歿貧乏無救不能埋葬者士族則勿論職之有無給米二石絲布一匹庶人賤口則給米一石正布一匹從之○禮曹啓今當農事方興之時雨澤愆期依古制修溝洫淨阡陌審理冤獄

賑恤窮乏掩骼埋胔等事請申明舉行從之○壬寅御勤政殿受朝○
幸臨瀛大君第○癸卯幸西郊觀稼仍賜農人酒食幸喜兩亭觀放火
炮還至羊場前平學生姜暎等二百八十二人列于道左上言曰明揚
側陋立賢無方往聖之懿德而後世之準則也歲在丙申秘我太宗
恭定大王行重試親試悉令大小儒生無不赴試以廣取人之路在外
不及期擊鼓欲赴者更設漢城試以取之至我 殿下丁未親試之侍
亦設館試漢城試幸今天門洞開旁求儒雅誠吾儒之大幸也獨使臣
等岐而二之不與盛試臣等均 是國學儒生皆有赴試之望且還方儒
生羸羸居齋以待今日久矣焉知出群之才獨出於館試而不出於臣
等乎伏望煥發俞音特設漢城試遵丙申 太宗之法舉丁未已行之
制并取臣等令釋久鬱之情俾展平生之蘊 上即命都承旨辛引
孫曰法已定矣似難更試然此儒輩上言求試其意憐憫欲令更試况
廣取士之路何害於義若更試則不與上言者并試否乎試取之數幾
何往議于領議政黃喜喜曰 上教誠然然更試則當只取上書儒生其數
則三四十中惟 上所裁 上命取四十初於館試只取成均館赴學
儒生其額外生徒及四部學生不與焉故暎等上言○乙巳御勤政殿

以領議政府事黃喜知中樞院事李孟昫吏曹判書權蹈爲讀卷官右副
承旨金墩集賢殿副提學安止俞孝通集賢殿直提學崔萬理金鑰爲
對讀官重試文臣在東初試舉子在西乃出策題 王若曰帝王爲治之
道雖同而爲政之方非一要皆厚倫成俗制寇安民而已若稽唐虞命
契而敷五教命禹而征三苗當是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而有苗梗化
干羽之舞七旬乃格舜之文德豈班師而始敷歟三代迭興文質損益
代各有治其詳有可言者歟可行於今日者何事歟大小宗之法所以
尊祖宗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射以觀德投壺以治
心周家之治煥乎有文後世莫及者用此道也自周以前亦有行之者
歟其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者何道歟薄伐獫狁詩人美之會戎于潛
春秋譏之聖人待夷狄之道可見也已庸蜀羌髳與會於孟津淮夷西
戎雜處於東郊何歟降及後世曰漢曰晉以迄于宋化民之政御戎之
策孰得而孰失歟恭惟我 太祖受天景命 太宗嗣受鴻業文昭武
烈無讓古昔予以諒德續承丕基夙夜憂勤罔敢或違凡所施爲仰惟
前代時若何以使人知尊祖敬宗而宗子之法立何以使人知長幼之
序而鄉飲之禮行射者六藝之一而視爲武士之事若之何則射義復

明投壺治身之具而徒爲豪俠之戲若之何則擁矢合禮而賓主交敬
歟我國南隣島夷北連野人制禦之方撫綏之策固當熟慮而審處之
茲者野人願居塞內島夷來處海濱若許其請則有違春秋謹嚴之義
拒而不納則有虧王者無外之仁將何而可子大夫博通古今於此數
者講之熟矣其各悉心以對予將大用焉仍幸慕華館試武舉○丙午
以兩停誕日賀禮○御慶會樓親講武舉人經書○戊申取文科重試
集賢殿副校理南秀文等十二人初試李伯倫等二人○教曰唐虞之際
試司僕判官李宗蕃等十二人初試李伯倫等二人○教曰唐虞之際
百揆統九官十二牧成周之時冢宰統六卿六十屬而冢宰實三公兼
之或以爲漢陳平不對錢穀之數爲得大臣之體然不知實虧大臣之
職而漢相之失權自平始矣自漢以後歷代之治亂皆由任相之得失
我太祖開國之初設都評議司以揔一國之政後改爲議政府其任
如初歲在甲午禮曹啓以大臣不宜親小事軍國重事議政府會議以
聞其餘令六曹各以所職直啓施行自是以後事無輕重大小皆歸於
六曹而不關於政府政府所與聞唯論決死囚而已有違古者任相之
意甲午立法之本意亦不至於如此也況此皆祖宗之成憲但隨時

損益而已今依 太祖成憲六曹各以所職皆先稟於議政府議政府
 高度可否然後啓聞取旨選下六曹施行唯吏兵曹除授兵曹用軍刑
 曹死囚外刑決仍令本曹直啓施行隨即報于政府如有未當政府從
 而審駁更啓施行如此則庶合古者專任宰相之意惟爾禮曹曉諭中
 外仍教議政府曰昔議政府署事之時但左右議政揔治而領議政不
 與焉有違古者專任三公之意自今領議政以下同議政可否施行○已
 酉議政府啓本府典吏舊額三十六人自隸一百六十人歲在甲午罷
 本府署事仍革典吏十六分屬六曹自隸只置五十乞依舊例復設典
 吏三十六人皂隸則姑以一百為額且案牘承發錄事依前例加設從
 之○庚戌親傳望祭香祝○以崔閔德為議政府左議政盧閑右議政
 並罷兼判吏兵曹事安純議政府贊成事吳陞藝文館大提學申際議
 政府參贊權蹈吏曹判書河演刑曹判書南智開城留後司副留後皇
 甫仁兵曹參判禹承範刑曹參判權採同副承旨陳遵工曹參議郭憚
 僉知中樞院事金一起同知敦寧府事南簡司憲掌令又以文科重試
 第一人南秀文集賢殿應教武科重試第一人李宗蕃軍器副正餘並
 陞資有差文科親試第一人尹士昉廣興倉副使○司憲持平洪深啓

李錫拓通於妻弟終非請鞠之從之○辛亥月食○司憲府上疏曰臣而欺罔則治不臣之罪人而醜行則身不容於朝今柳殷之其女與孫相奸事狀下義禁府推明時私相誣證冒干天聰又婢延加伊截匿農庄而敢以逃匿達于上聰其欺天罔上之罪莫此爲甚法所不赦殷之常以荒淫般樂極情縱欲日以爲事且其妹在戊寅恣淫伏誅今又召央仲誣相奸次女終非奸姊夫李錫拓醜聲滿國前古未聞苟非習見豈至若此釀成禽獸之行實由殷之荒淫乞令妻子孫盡黜返裔終身廢錮以勵風俗不勝幸甚命於外方自願安置○禮曹啓文武科入格人應榜時其父族親應肅拜者雖前銜學生許著紗帽品帶肅拜從之○壬子御勤政殿放文武科重試初試擢如常儀○廣平大君璣錦城大君瑜入學于成均館○大提學吳陞上言曰臣以孤陋無幸遇太宗矜臣愚拙官爵踰分不有其身圖報萬一恨無才能終莫致効且本殿下不鄙小臣位至崇品優幸極矣未有涓埃之効糜粉難報庶竭駑鈍之材小酬生成之造願以年老衰耗膝脚蹇澁雖於晝日目視昏翳下部宿腫復數傷痛伏望殿下憐臣衰朽命置散帙投閑治療以保餘齡○義禁府啓前同僉節制使權守紀副司直權聰行副

司直張玉相等以入朝回還唱歌婢違教作妾罪各杖一百離異從之
唯權聰以議親只收職牒竄于外○癸丑受常參視事○行北郊祈雨
祭○知靈巖郡事羅寅辭引見曰今年適當東作之時乃值旱災年麥
不稔耕種失時民生可慮天意未可必人事猶可慮汝往敬我使民不
至於飢寒○和義君瓔入學于成均館○幸臨瀛大君璆第○司憲府
啓近年禾穀不登民生可慮請禁京外用酒以除浮費 上曰當禁用
酒然飲不至醉及服藥者不可與縱酒之人一體科罪審察情狀輕重
差等科罪其情可矜者釋之○禮曹啓今旱氣方熾依古制陰陽壓勝
之術祭享外勿令擊鼓從之○全州府尹趙從生卒○甲寅文常參○
義禁府啓權聰以曾入內侍女善金作妾罪當杖一百徒三年 上曰
聰以唱歌婢違教作妾故已奪職竄外更勿舉論○司憲府啓權聰之
罪非特犯奸唱歌婢子而已以侍女善金作妾罪在不赦宜當置之於
法只坐前罪但收職牒黜外未厭物議伏望斷以大義明置於法以慰
臣民之望 上曰此人愚惑之甚者也且善金當年少時許嫁放出權
聰之罪止此足矣其勿更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考諸律文文武官
犯公罪條云官吏犯公罪該答者收贖不必附過杖罪以上明白立文案

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輕重以憑黜陟又文武官犯私罪條云凡文武官私罪答四十以下附過還職今本曹附過之法方論公私並皆附過有違律文犯公罪該答者不必附過之意雖犯私罪未有通考黜陟之法亦違律文通考所犯次數以憑黜陟之意願自今依律文私罪答四十以下公罪杖以上附過京外官並三載一考一考內答罪四犯杖罪五犯則罷黜以廣懲戒之門從之○丙辰降香祈雨于各道嶽海瀆山川○司憲府啓李錫拈奸妻弟終非凡和奸杖八十男女同罪然奸妻弟者不可例以凡奸論也比諸親屬相奸之律奸妻前夫之女者杖一百徒三年似可矣然本國風俗則女婿寄妻家以及其身舉世皆然或妻親俱歿而妻之姊妹未有依歸者長養成婚義同骨肉今錫拈終非醜行即同禽獸毀亂風俗莫甚於斯若只從律文則無以懲惡宜當大懲以戒後來上御恩政殿召都承旨辛引孫曰前朝之季風聞推劾之法盛行士大夫之妻延及無辜以致冤抑者比比有之我太祖太宗深知其害釐革風聞之法間有卞仲良之妹潛通家奴事覺欲掩其罪以其夫有謀叛告訴竟無事實且其夫因杖而死非特誣告以妻害夫故伏誅又柳殷之之妹潛通僧人以家奴三

人知之忌而皆殺之雖是奴子人命至重明置於法以誅之承旨尹須
之妻趙氏通於表兄洪仲康及盲人河景子亦置極刑比我祖宗刑
罰之得中無有差失者逮予即位觀察使李貴山之妻通於知申事趙
瑞老子當年少氣銳之日以謂我朝風俗家家有田民上下有辨而中
國所稱羨不意士族閥閱之家有如此醜行玷汚治教深疾之乃行律
外之刑近者檢漢城俞龜壽之女甘同詐稱女妓中外恣行又今音同
及童子皆良家之女或通從兄或通外人毀亂風俗依律決罪加以
屬賤且柳璋之女安永之妻也通於表兄洪陽生李春生之女別侍衛
李振文之妻也通於副司正李義山及良人許波回並皆依律決罪只
黜于外古昔三代盛時禮樂文物至周大倫猶且一娶九女姊妹姪娣
亦與焉我國之盛豈若成周之世今錫拈之事非親屬相奸之比憲府
所啓辭意固為詳備然律外加刑實非美政往昔一二律外之刑今可
悔也往議政府熟議以啓引孫即詣議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左議政
崔潤德右議政盧閑參贊申際等曰上教至當夫復何言然李錫拈
污穢之行一國臣民所共惡若只依律文則未厭物議伏望依律科
罪加以邊遠充軍從之李錫拈終非各受八十終非父母一處外方安置

錫括閭延充軍司憲持平洪深啓曰錫括醜行至大只坐杖八十充軍
則終有復還之理願於閭延永充軍廢錮終身從之○以旱沉虎頭
于漢江楊津朴淵○丁巳視事輪對○宗貞盛使送等麟等三人宗彥
次郎使送加知老等二人及野人千戶赤下里等來獻土物○上憂旱
減膳○祈雨于風雲雷雨三角木覓漢江○戊午祈雨于社稷又行蜥
蟻祈雨○掌令南簡啓柳殷之父子妻孫汚淙風俗宜遠黜于外今但
令安置瑞興伏望逆諸遐裔以戒後來 上曰此人等罪當遠流而子
孫衆多若非素居之地難以生活姑令安置瑞興以免飢寒○兵用權
安置固城已久其子卜山上言請量移所居以免凍餒 上憐其志從
自願安置司憲府啓用權謀為不軌罪不容誅特蒙 太宗再造之恩
以至今日不知 聖恩又望從便乞仍舊安置廢錮終身從之○己未
聚巫僧徒祈雨○閉都城南門開北門○庚申徙市○辛酉視事 上
曰今年旱甚牟麥必至樵槁鄉等所聞何如都承旨辛引孫曰近來連
年旱曠然未有今年之甚也井川俱渴牟麥皆槁深可慮也 上又曰
董仲舒真儒也而有縱陰閉陽之說深可怪也然古人云靡神不舉以
迫切之至情豈可以為怪而不為哉自今以後有旱災則令中外不待

知會縱陰閉陽以謹天戒又曰今米穀出納之際雖斗升之費必啓於
予甚爲細瑣若以臣下爲未信則外方之事死罪外皆委之監司直斷
奴婢決訟皆付之都官直決獨於斗升之費爲未信乎實爲不可○議
政府啓細瑣常行之事仍委六曹依前施行且六曹於京外所稟公事
但據本文轉報而無所可否未便今後令該曹議定報府本府隨即商
度以聞其邊境緩急及九千及期之事許令該曹啓聞後報府至如米
豆十石錢十貫布十匹以下令戶曹報府施行至季月啓聞何如從之
○行雩祀祈雨○賜祭于大提學尹淮其文曰卿性資豪邁學問精博
早捷巍科蜚英臺閣視草翰院詞華高潔及掌喉舌出納詳密賓客春
坊輔導深切經幄論思多所啓沃其他所至咸有聲績予心甚佳眷注
采篤俾長藝文獨當大筆兼知春秋編摩石室卿以公羊三世之學廢
貶去取悉皆有法予觀通鑑諸家注釋得失詳略紛紜雜錯欲會于一
須資博洽肆予命卿精加蒐輯書未告成遽聞不淑倚任方重天奪何
速慨想英靈倂奠一爵不亡者存庶其歆格○同知中樞院事閔義生
上書曰竊惟近來頗有旱災臣反覆思之未有關政可召旱災水旱天
變之大者堯湯之所未免豈可以人事之某某指以爲旱災之應然風

雲雷兩職司雨澤本朝致祀之意恐未合於古典臣謹按周制立春後
丑日祭風師於東北立夏後申日祭雨師於西南自周以後迄于唐宋
以至元朝風師則丑地築壇丑日祭之雨師則申地築壇申日祭之祭
之法未嘗有改吾東方自前朝以至國初亦如之山川壇則洪武三
年太祖高皇帝遣道士徐師昊設壇於松都南門之外致祭立碑其碑
文曰大華岳神及諸山之神大南海及諸水之神無及於風雲雷雨城
隍之神故曰山川壇不知何時以風雲雷雨城隍合而祭之此則洪武
禮制州縣儀非藩王事也自是厥後風雲雷雨方位及山川壇兩處並
行不廢歲在辛巳太宗朝命革滌祀之時議以疊祭遂廢方位之祭
鄭玄曰祭風師於丑地就方位也則古人於風雲雷雨之祭築壇有方
致祭有日豈無其意歟臣於丁未因旱求言之時以此上書啓下詳定
所議論紛紜終以時王之制不改今當旱災不敢含嘿謹列于後伏惟
上裁一議者曰風雲雷雨合祭於山川壇時王之制不可改臣愚以
請不然洪武禮制於社稷無配位本朝則於國社配以后土國稷配以
后稷又於洪武禮制無先農先蚕雩祀靈星老人星先牧馬祖馬社等
祭本朝則並皆設壇致祭獨於風雲雷雨指以爲時王之制不行方位之祭

恐爲未便洪武十八年太祖皇帝聖旨內儀從本俗法守舊章其後賜以親王九章之法何必以洪武禮制州縣儀爲例遵守乎一議者曰風雲雷雨既祭於山川壇又祭於方位則疊祭煩瀆臣愚以爲不然本朝於社稷壇配以后土后稷零祀壇祭以后土后稷先農祭配以后稷山川則北郊及山川壇又於各處名山大川遣使致祭則疊祭者非矣一自古天神地祇未有雜處於一壇今以風雨雷雨合於城隍而壇在閭閻之中祭非其所恐神不享又北郊嶽海瀆山川之祭獻爵後有再拜今山川壇獻爵後無再拜又天神則幣祝燒於燎臺地祇則幣祝埋於瘞坎禮也今山川壇祭畢後幣祝皆焚之亦爲未便一古人閔雨則修舉廢祀本朝於祈雨之極則終至圓壇尚且不舉風雲雷雨方位之祭恐爲闕典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可忽也凡祭享專以精潔爲主今觀山川壇四面垣墻皆頽無有禁限牛羊犬豕踐踏污穢及其祈報卒然修淨恐非敬神之意今後垣墻欄墻依古制預先修治使之肅清臨時致祭則庶有格享之理令禮曹擬議以啓○賜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崔閔德右議政盧閑左議政仍令致仕孟思誠廐馬各一匹○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擇水日令外方民就祈里社又令京中人祀戶祈雨小戶不能

獨辦則數家並設其不能備餅果者勿論糗粟精潔作飯祈禱從之○
壬戌輪對○並停諸處營繕○癸亥祈雨于宗廟○議政府叅贊申
槩禮曹叅議黃致身等進香醞啓曰時方下雨宜進酒以調聖躬
上曰今雖下雨未至浹洽豈宜進酒申槩等更啓今日下雨勢將大霑
殿下因旱減膳于今累日臣等恐聖候不調上曰自去秋至今不
雨旱暵至甚民生可慮豈以此雨爲足而安意飲酒遂不允○咸吉道
都節制使金宗瑞啓曰北邊防禦於最緊五月十一月則北青以北軍
士二百輪番守禦於次緊四月十二月洪原以南軍士百五十戌禦
以爲定例竊惟本營富居城距北青七百二十里安邊一千二百里程
途阻隔故軍士纔到營門人馬俱困主將之兵反爲羸弱不可不慮其
他朔雖爲不緊無留戍軍只有口傳軍官十餘人極爲單弱此尤爲可
慮且兵甲須以時繕鍊堅利而可用屬營匠人皆是端川以北之民往
來遙隔在營日少在家日多故不得精鍊軍器且隨營之軍亦皆端川
以北之人每朔輪番祈寒暑雨往來疲勞弊固多端今若移節制之營
于龍城則土地閑曠可容士卒敵人要衝宜置守禦居民用兵兩利而
俱全陞其鎮爲都護府革鏡城之郡割屬吉州古站以北端川以南可

用軍士隨宜抄出吉州鏡城陳荒之地數准定屬加設判官以治民務
復立土官以勸軍功無事則輪番以務農有變則合番以禦敵嚴加訓
鍊永爲恒式則不出數年軍卒精銳防禦有實端川以南軍卒往來之弊
一舉而頓除實爲萬世長策從之○五月丙寅朔霜降○丁卯日暈霜
降○謝恩使南宮啓回自京師○盜竊闕內金爵○全羅道淳昌等二
十郡自四月二十七日至是日霜降木綿芍葉桑葉皆槁○議政府啓
允文武大小官除授新職及奉使出入者並令於本府行堂參禮從之○
戊辰日暈○己巳日暈親傳端午祭香祝○祈雨于北郊○庚午親謂
獻陵○行昭格殿祈雨醮○京城京畿忠清全羅慶尙黃海平安道
地震○領議政黃喜參贊申槩等詰書停所請進酒曰謁陵之後固
當飲福且今日是俗節願進酒上曰旱災太甚且今有地震災變荐
臻豈可飲酒自歡喜等又啓曰聖體夙興遠來拜陵侵犯嵐霧今
不進酒恐致違和上曰予不飲酒欲民効之且合懼災之意際涕泣
固請不允○辛未輪對○以李叔畝判漢城府事南宮啓漢城府尹李
宣禮曹參判邊處厚中樞院副使李湘中樞院副使李吉培司憲執義
金孟獻右獻納李仁孫司憲持平李孟專右正言○政府六曹復請進

酒 上勉從曰大臣請之懇款今後每朝進一盞○宗貞盛使兵衛四
郎等三人來獻土宜○壬申命議政府曰功臣 祖宗所與開國定社
或佐命或原從者其賜券曰爵追先世宥及後嗣子承 祖宗之業待
功臣子孫常加恩恤欲與永享天祿爲功臣子孫者宜當謹守其身以
全忠孝固其職也徃徃故犯紀律者有之笞杖以下並蒙原免無所懲
艾去甲寅六月兵曹受教內犯軍令者初犯免罪付過三犯時行則罷
職前銜則當其叙用越一等不叙四犯隨其所犯輕重罰之以鞭其餘
雜犯未立處置之方其犯罪不無故犯窺免之心考其律文功臣初犯
免罪付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全不支給四犯依律論罪其犯十
惡反逆緣坐及奸盜殺人受財枉法者固不可赦矣自今其犯徒流以
下者幾犯免罪付過幾犯罷職定爲常例則其中有志者庶乎改過遷
善永保終始矣其勸懲之方擬議以聞○上曰大君以下諸君或出宗
學或在宮中雖已就學日事遊戱不勤于學一日所讀不過十餘字虛
費日月終無其効自今大君以下勿論長幼並出宗學別設教官二三
員朝夕勸課講論經史嚴立課程使不怠忽其術安在承政院會議以
啓啓曰爲學勤怠不係處所只在師長賢否廣平以上出就宗學平原

以下處之友善堂擇集賢殿官有德行者四人分遣兩處訓誨自然成
効以副 聖上勸學之意從之遂令諸大君出就宗學未久而廢○祈
雨于風雲雷雨○又行太一祈雨醮○議政府啓洪武禮制社稷神位
版身高二尺二寸濶四寸五分厚九分座高四寸五分濶八寸五分厚
四寸五分而不言上端方圓故本朝社稷神牌之制上方今更考洪武
禮制社稷神牌圖皆上圓請依圖改造從之○癸酉視事○行畫龍祈
雨祭○行粵祀祭○甲戌咸吉道敬差官趙遂良啓新設四鎮人民被
毆者三千二百餘名 上以判中樞院事河敬復前日所啓欺罔罷其
職○乙亥有人書往古被誅將相姓名於紙懸之木竿彌稱豆朴神俗語顛
什之聲每里轉相倣效愚民驚惑以次祀之爭出紙布不少吝惜龍仁
縣守張義執而燒其紙榜 上聞之曰不圖當世有此恠事即遣少尹
李補丁副正閔孝權往推始爲妖神者若有所問勿論其職直行拷訊
補丁等承命推覈至陽城乃得始作之人姜流豆朴豆彥崔兩○傳旨
司憲府妖巫在京城者並皆推捕蓋因豆朴神之事有此命也○丙子
輪對○柳仲諶召央獄成當死仲諶在獄中書小簡送于其奴曰四次
刑問三次壓膝不忍其苦誣服至於死地將比意擊鼓以聞其奴持此

簡擊鼓上令政府議更推與否黃喜等曰更推允當即改府官與委官
命右議政盧閑刑曹判書河演同知中樞院事鄭淵吏曹叅判奉礪兵
曹判書崔士康禮曹判書許誠右副承旨金墩往義禁府更推之仍命
墩曰仲誣召央之事予初聞之頗不信及其推覈殷之隱匿事干婢以
欺予且女子與孫相奸在人情所當驚駭殷之親見錫殆交縛召央仲
誣而曾無一言痛怛之情錫捨棄妻書內妻之姪行具載無遺殷之見
之安然不即辨明以此三者言之多有可疑今更問得情可也使義禁
府提調知此意○教今後勿行松岳白岳等各處中宮別祈息及箭串
司僕寺馬祭 上曰巫覡之事甚怪宜當痛禁然始於中古而 祖宗
所未盡禁豈敢遽革於今日乎予當漸次除之以開小貞之端○行土
龍祈雨祭○丁丑召黃喜崔閔德盧閑等議事其一曰咸吉道幹木河
等處本是我國之境曩爲野人所居今自底滅亡予繼 祖宗之意欲
設郡邑朝論紛紜予獨斷於心設四邑以居民衆厥後河敬復謂予
曰前朝之時欲創九城而終不克成其意蓋欲勿置邑也乙卯秋河敬
復又曰新邑居民甲寅乙卯兩年饑饉之後疾疫致死者以萬計予令
咸吉道都巡撫使沈道源訪問其數死者六百四十八人其後監司鄭

欽之都節制使金宗瑞等上來親問死者之數亦不甚多又乙卯冬十月河敬復受都巡檢使之任歸于咸吉道令副司正宣錫年來啓曰甲寅乙卯兩年飢疫而死者數萬餘人白骨布野又與黃喜書曰年前民飢致死今年救荒非予力可及予聞之驚駭以爲人臣所言如此矛盾不可不知其實命趙遂良推訪死者之數三千二百六十二人且民食雖不裕亦不至匱乏也以此言之敬復之造虛言浮動新邑之人審矣夫新邑之民本是安居之人而今徙北邊其心易搖者也今當欽之宗瑞等安集之時敬復有如此浮動之言豈宜并處于朝欲放黜于外以懲其罪然素有鎮撫安邊之功故只令罷職卿等知之且今四邑之民率皆新徙去甲寅乙卯年饑饉之餘疾疫而死者頗多予甚悶焉然死者旣不得施吊恤之恩見在居民撫恤之方不可不舉如欲減租則軍需不裕如欲免軍則防禦最緊欲送京中繡布五千匹分賜窮民當每戶分賜手付之監司都節制使擇貧民無賴者給之乎僉曰君恩不可付之於人其道神稅布歲有常貢願停上納則其數不下數千餘匹今送繡布五千匹依中朝例每正軍一名賜繡布稅布各一匹何如從之其二曰今司憲府所推妖巫七人能使鬼神唱於空中有似人語令人眩

惑據律當絞然前此未立禁章不可一朝遽道於法茲欲放黜于外且立禁章以杜其弊何如僉曰放黜于外則外方愚民尤為易惑且禁防未嚴弊必倍之莫若屬東西活人院制其出入使不得相通又令憲府無時檢察如有犯禁嚴加糾理其在外妖巫亦令推劾決罪良女則屬官府私賤則給本主守令時加糾察使不得肆行 上曰昔太宗朝亦有妖巫放逐于外使不得雜處京城今卿等既曰外方妖巫當定屬官府而令守令檢察則京中妖巫亦依此例於自願各官分置禁防何為不可且前此未立禁防而遽以決罪予心未安黃喜閔德等曰若不照律遽赦之則妖巫無以知其罪之重也照律使其知其罪以特恩減等決罪留置活人院則仁威兼行妖巫自息矣盧開曰前無禁章不宜加罪上曰予當更思之遂謂承政院曰妖巫處置三議政之論皆好矣然爾等之意何如僉曰妖巫所犯在禁防未立之前不可遽罪之也且不可使處京中其居京中及京畿者則從自願安置外方居外方者則各於元居處安置為便 上曰當從爾等之議但今據律立法而後有犯者從律文處死則太重若減等則有違禁章何以處之右承旨鄭甲孫曰未減科罪亦可於律有之曰應加應減取旨施行 殿下特恩減等科

罪亦是律也何不可之有從之令司憲府磨勛妖巫處置之法及禁防
之術以聞遂黜妖巫于外方○傳旨議政府守令近民之職生民休戚
係焉不可不重各道監司殿最之際守令居最者頗多豈皆盡行七事
而允孚公議者乎或有二次連中者於後考必居上等且其父兄爲宰
相者及已經華要之職者不在下等是則守令廢貶率皆人情好惡第
其高下其不公甚矣其考績陞黜之方稽諸古典參酌時宜以啓議政
府啓謹按續典節該守令廢貶以七事分爲等第各於名下具錄申聞
其不稱職者隨即貶黜實封以聞臣等竊詳國家以七事責効守令黜
陞之權委之監司其考績之方極爲精備然爲監司者昧於檢舉殿最
之際七事能合止據各官所報各官守令亦不爲怪誇張其能爭自叙
述監司更不責實只憑虛文或稱能行或稱未行任情上下而無忌也
願自今七事舉行監司毋舉虛文親覈實績依續典分爲等第各於名
下逐一開寫啓聞其貪暴殘劣害及生民者貶黜以嚴勸懲吏曹考其
等第施行後傳寫移文憲司憲司考其是非又於行臺巡察之際兼考
守令七事實績以憑監司廢貶虛實如有不中依元典都觀察使按廉
不稱其職者憲司申聞糾理之法施行若監司置之上列而有貪污酷

刑亂政于紀者依罪及舉主例劾論監司從之○傳旨兵曹寺監判
事以下陞資通政者必皆取旨唯西班折衝散官循例陞授不復取旨
文武散官陞授之法各異今後折衝散官亦令取旨○傳旨刑曹外方
死刑推覈之法載在六典至爲詳密而京中則當該郎官別在他處取
招而告于堂上其與外方推覈之例詳略不同有違慎刑之意今後令
當該郎官二人詣堂上同加考覈期於得情○傳旨刑曹今當兩澤愆
期慮有刑罰不中究抑莫伸其常赦所不原外徒罪以下及充軍付處
定役人本犯徒罪以下並皆原免○成均生員金日孜等上言竊謂繼
往開來聖賢之大功博宗將禮帝王之盛典是故歷代以來凡有功於
道學者率皆祀于學宮所以示褒崇於既往垂勸勵於將來也昔者夫
子以天縱之聖經緯之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六經垂訓萬世扶
斯道之將墜揭日月於中天故漢唐盛際以吾夫子位南面而有釋奠
之禮以群弟子封列侯而有配享之儀逮至宋元以朱程等四賢左丘
明等二十一人從祀于七十子之後其所以尊儒重道崇德報功之
意盛矣哉惟我大東自箕子設教之後世遠經殘君子而不得聞大道之
要小人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者以矣幸於其間崔致遠孳聰明睿好學

發爲文章鳴於羅代至于高麗安珣志在興學增修泮宮以振一代之
文風三子之維持世道啓迪東民功亦大矣是以前朝盛時特舉褒崇
之典俾參從祀之列誠不刊之懿範也自是厥後世教陵夷風俗頹敗
聖道堙鬱斯文殆絕當是時益齋文忠公李齊賢挺生其間以奇偉拔
萃之資正大高明之學北朝燕京南遊吳會得與中國名儒若姚公闔
公趙子昂元復初輩磨礱切磋所見益高所造益深推明道學之正開
示性命之理辭爲文章行爲道德始以古文之學倡焉而詩書之澤洋
溢東方禮樂之興侔擬中華我國文學之盛自此始也故湯炳龍中國
之名儒而贊之曰光岳其鍾爲儒之通存心以忠臨政以公李穡亦曰身
居海東名溢域中道德之首文章之宗非溢美也牧隱文靖公李穡北
學中國學問精博講明道學闡發幽秘歲在辛丑經兵之後學校廢
弛惟播職兼成均討論經籍之蘊妙契程朱之志使學者祛口耳詞
章之習窮身心性命之源宗師道而不惑於異端正其義而不怵於功
利於是東方性理之學大興而儒風學術煥然一新故歐陽玄天下之儒
宗而美之曰衣鉢當從海外傳權近亦曰穡之學問捨皮膚而得骨髓
者也雖中國罕比非虛譽也議者以爲穡有佞佛然臣等以爲言者心

之聲詩者言其志觀其詩則曰平生不識釋伽文又曰兩途自是無心去洙泗公泗鬢已秋是豈佞佛者之言哉昔韓愈友于大顛朱熹遊于雲谷致遠隱于海印是果佞佛而然歟陽村文忠公擢近元氣之會渾然天成以程朱之學游夏之文久典文衡德尊東土研窮聖經之奧深探造化之源五經有淺見錄叢前儒之未發入學有圖說開來學於無窮得孟子浩然之氣力排異端體春秋墮費之學請罷私兵筮鋪治道黼黻皇猷其所以公洙泗溯濂洛而澤閩生民者至矣以此觀之性命之理明於天下者孔孟之功也孔孟之道行於東方者三子之功也然則報功之典不可不舉故歲在己亥司諫院請以權近從祀廟庭又於癸丑司成臣金泮亦以三子之從祀啓請於是命依司令文臣六品以上議其可否以聞于上臣等欣聞引領顛望俞音者有年矣今茲數年尚未舉行臣等罔不缺望議者以爲有天下之大功者當享天下之通祀豈可以一國之功而從祀於文廟乎臣等竊惟有一家之功者享一家之祀有一鄉之功者享一鄉之祀此古今之通義天下之達禮也故朱熹祀延平於其家潮人祀韓愈於其鄉前朝盛時祀致遠薛聰安珣於學宮是亦果皆有功於天下而祀之歟我東方文物禮樂之備培養教化

之本皆出於三子則繼往開來之功莫大於此而悼宗將禮之政猶闕於今祀不祀縱無與於三子誠有嫌於明時之盛典伏望察衆允之心回剛斷之明俾三子同升從祀之列咸秩致遠之華則非惟吾道之大幸抑亦有辭于萬世矣不允○戊寅日暈○行南方赤龍祈雨祭○興天寺舍利閣上有氣浮空如烟瓦二處長二尺餘三日不滅京都之人咸謂佛之靈氣或燒香投拜或仰跪燃臂爭趨敬禮後興福寺屋上亦有氣如烟傾都趨向上命右副承旨金惇往觀之令人乘屋見之乃蟬蛻之類也其群飛上下似烟今司憲府禁其聚觀○司憲府啓曰新設四邑誠盛代萬世之美事一國臣民咸願民物阜盛永爲藩鎮河敬復造飾虛言以爲疫疾致死者以萬數惑亂人心朦朧上聽其罪莫甚只令罷職臣等失望乞置於法又判慶源府事宋希美判會寧府事李澄玉都觀察使鄭欽之都節制使金宗瑞等凡民之休戚死生所當悉知今疾疫致死人口亦不以實告其欺罔之罪至重請皆依律科罪上曰今所啓至當河敬復造言惑衆之罪雖曰至重然嘗鎮撫北邊其功不細故只令罷職宜令歸養其母欽之宗瑞澄玉希美若論其罪則當罷其職不可以笞杖罪之也今當安撫立功之秋不可輕易罷黜○

議政府因同知中樞院事閔義生上書逐一擬議以啓風雲雷雨各於
方位設壇致祭條謹按文獻通考周制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
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南玄宗天寶五載每祀雨師以雷同壇
而祭宋制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以此觀之歷代皆
於方位置壇又各於其日而祭之但雲師則未有所論至唐合祀雨壇
今朝廷之制風雲雷雨與山川城隍合爲一壇而致祭未知何所據然
立一代之制垂法後世豈無所據必當參酌而定制也雖曰州縣之制
如其儀物則有所降殺其神之同壇異壇則豈有所差別自古沿革代
各不同恐難輕改况我太祖太宗遵用此制行之已久且歲在丁未有
獻議者下令詳定所議之取星山君李穆等議仍舊不改乞依朝廷定
制及祖宗成憲宜仍其舊山川壇幣祝不宜燒焚條依上言施行獻
爵後無再拜條及修葺垣墻條已曾舉行不必更議從之○已卯親傳
望祭香祝○對馬島太守宗貞盛使妙吾弟等五人六郎次郎使永琳等
二人來獻土宜○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今當農月雨澤未洽依前例斷
繳扇禁屠殺從之○庚辰視事○宥徒役尹孝童等七人及流配李得
生等二人○行畫龍祈雨祭○上謂都承旨辛引孫曰我國設都官使掌

奴婢之訟間有悖理者不加罪由是我朝衣冠士族以奴婢之故不和親戚者比比有之今後告爭奴婢有不順於義者據律科罪以杜爭訟之風何如熟議以啓○辛巳輪對○司憲府啓京中妖巫及信從趨慕知情不告者京中五家隣保管領外方各里正長并依律論罪在內五部漢城府官負在外守令常加檢察以杜邪妄之風 上曰前此未有禁章若急迫禁之則非徒妖巫延坐者亦多曉諭中外使民皆知然後自七月爲始依所啓痛禁○司憲府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欺罔之罪王法所不赦也國家於北鄙新設鎭邑募民徙居以實邊圉此萬世之大計也固當安集撫養以副 聖上軫念之意往歲會寧慶源兩邑人民死亡之數至於三千二百餘人豈皆因疫而死乎間有不能賑救以致死亡明矣判會寧府事李澄玉判慶源府事宋希美等職任字救坐視死亡愒然不救死者二千六百餘人匿不以聞都觀察使鄭欽之都節制使金宗瑞職專一方不能賑救以致死亡欲掩罪責減數以聞戶曹判書沈道源不親審問乃從前數不以實啓其符同欺罔之罪大矣前判中樞院事河敬復以將相大臣專任北方不體 聖上恢復境土之意虛張數萬以欺 天聰驚動民心罪莫甚焉臣等於

前日將此欺罔之罪謹置於法 聖上只默敬復于外餘皆不問臣等竊有憾焉人臣小有欺罔之心則罪不容誅况以大臣新徙邊民死亡之數或減千百或增萬數冒罔以啓乎雖有禦侮之才辦事之能何足用乎且其時會寧判官柳士枝都事朴或從事官趙注及慶源判官李伯慶經歷奇慶厥罪惟均伏望 聖上皆令鞫問按律科斷以杜人臣欺罔之漸 上曰希美澄玉等予豈謂無罪而不置於法新設四邑民心易搖方鎮撫安集之時若以小過輕適其任則民必騷擾來無成效矣且疫死人數加減皆達觀其事則不無罪焉論其心則猶有可恕四邑人數未可以一二計也今趙遂良之後更遣他人則豈能如合符節必相矛盾矣今罷敬復之職非謂實有其罪所以安澄玉等之心也赦澄玉等之罪非謂本無其罪所以略小過而專鎮撫之任也又金宗瑞沈道源於趙遂良未推之前已告予曰死人之數未易明知今若更遣他人推之則必異前數予惟思之果有其理是豈欺罔哉肆皆赦之今爾憲司不知予意敢進封章自此以後勿復敢言○行蜥蜴祈雨祭○壬午以咸吉道施利站爲利城縣別置守令以朱村站爲鏡城屬縣差任土官以待使客蓋以此青端川吉州鏡城等邑土地廣遠人民往來支

待使客有弊故也○癸未視事○甲申黃海道載寧郡慶尚道晉州星
州四川宜寧等官雨雹傷牟麥○祈雨于宗廟又行白龍祈雨祭○
乙酉行黑龍祈雨祭○丙戌輪對○咸吉道監司進永興府 濟源殿
及定平府松葉所霑甘露色如白蠟味則甜承政院請行賀禮不允○
召領議政黃喜贊成安純叅贊申槩刑曹判書河演戶曹判書沈道源
等謹貢法喜等曰各道內或分左右或分界首官則地品肥瘠頗殊當
考導行帳往年損實某某州為上等某某州為中下等酌定收租之數
上曰此事匪輕明日當更議之○丁亥召黃喜等更議貢法節目議曰
分各道為三等以慶尚全羅忠清道為上等以京畿江原黃海道為中
等平安咸吉道為下等田品則一從導行帳分為三等叅酌往年損實
數及經費之數定稅額從之○上曰我國軍士之重莫如甲士其數
本五百至戊戌年予即位以兩宮衛士數少故又加五百為一千然近
年以來國家經費頗多將可慮也予欲革除其半何如沈道源曰甲士
數仍舊除加設五負軍職以前授軍職鎮撫內禁衛別侍衛充差於甲
士職河演曰甲士數仍舊優給適兒職以到宿多少相迓受職申槩曰
甲士數仍舊沙汰冗官安純曰量減甲士令外牌番上以代甲士之

任并汰冗官黃喜曰量減堂上官以上及軍職甲士仍舊額安純更議
曰五六七品甲士並授行副司正仍加去官職數則俸祿減而軍額如
舊上曰此事不可輕易施行予更思之○戊子平安道監報司兀良
峇五百餘騎到間延趙明干口子搶虜男女共十四名馬五十一匹牛
三十四首中箭七人內死者一人○兵曹啓公邊各官皆設木柵夜則
巡更固守晝則候望賊變出治農事其守禦方略區畫已詳今賊五百
餘騎入侵間延趙明干口子虜人口牛馬而去請遣朝官鞠僉節制使
金允壽不能備禦之罪且令都節制使以當番甲士量宜分送間延等
處長番防禦其下番甲士亦令分番戍禦從之○遣藝文直提學安完
慶往推金允壽○已丑下教赦十惡強盜外徒以下罪付處充軍人亦
令原宥○停各道進上物膳○命河敬復歸養其母○海豐民家有馬
於耳下有白骨長寸餘大如母指民間相傳以爲馬頭生角京中喧鬧
憲司推覈馬主欲罪之命勿論○上曰各道兵馬都節制使已受命專制
一方如有緩急道內軍馬宜常臨機進退今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恪當
閭延鎮被敵之時赴防軍馬加送之事報于兵曹似爲遲緩今後各道
都節制使量敵多少隨宜處置從後啓達○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五部

學堂六月課試教官素不以詩學爲教故雖日令賦詩徒爲廢學而無益至於童蒙不能賦詩者亦不讀書廢學尤甚自今五部生徒可以學詩者會于中部學堂擇各部教官之知詩者數人日令訓誨文臣依前例輪番而往出題賦詩第其高下其童蒙未能賦詩者令留司教官教誨從之○李滿住使送指揮金納奴等四人來獻土宜時朝議欲拘留推問間延被拘根由且議減館待之禮黃喜崔閩德盧閑等啓支持諸事不可減省納奴等皆非滿住親戚任事之人乃是微者雖拘留無益但舉義詰責隨例還送從之○慶尚道監司馳報倭人大郎左衛門等十五人共騎一船到蔚山波連巖等處依岸爲鹽浦軍官所捕自言將往石見州興販漂風而來然無文引又持兵器其心難測姑於蔚山官拘囚聽候上以別無犯邊之狀即令放回○庚寅還賜李孟昉等十九人職牒○命都承旨辛引孫往議政府與三議政議事其一曰初卞季良勸行輪對之法乃曰當審取捨輪對誠爲美法所陳雖或不中然因此覺悟頗多近年災變屢作邊警不息予甚兢惕乃欲求言然往者求言之時使之投進而付諸有司則未有極言者至丙午年教以不付有司於是人皆極陳無隱但其評論一人而毀譽頓殊此亦未知其孰

為公論且有言一守令為累次殺人者予欲訊問訪諸許稠稠曰既教以不付有司今若訊問誠非所以示信且予聞之乙卯夏求言之時有人為二章詣闕聞付有司一章投進承政院一章袖之而去其袖之者必極言也今將求言若之何則可僉曰啟事之間節目既詳去歲上言命臣等議之臣等披閱商確未有切於時務而可行者且雖使密封而進若隱匿而不宣則不若不求言之為愈也其一曰前日議曰北方備禦冬則緊夏則不緊且彼敵之來不過數十鼠竊狗盜而已到今夏月四五百騎來侵我疆古之人決勝千里之外予未更事德又窳薄陷於彼人之計予甚痛焉制禦之方孰議以啟僉曰今日之事人所未料閔德曰臣於前日願移沿邊之民於內地今若沿邊口子只留要害之處其餘各里人民並徙內地以其軍士分戍要害軍卒必有餘矣彼敵雖渡江道路阻隔未敢深入且救兵可以及追喜與閑皆曰以今日之事觀之閔德之言誠為良策其一曰平安道沿邊備禦我國巨患黃海道近於其道欲令是道供其軍需何如僉曰可其一曰外方罪囚動經三四年雖所犯當死然拘囚困苦之久必生怨心况其事干之人罪不至死而尚滯於獄父母妻孥艱於養囚以致怨咨何以處之僉曰宜擇諳

練剛明之人差遣各道與其道監司推辦其一曰平安道備邊冬則左
議出鎮以爲聲勢夏則不然因此士卒怠弛彼亦度我不虞遂致今
日之變且都節制使李恪或有毀之者然性本質實左議政亦以爲稱
子固不信矣且欲別遣素有聞望者時時檢察則彼人懾服而赴防
將卒亦且更堅初心矣今以洪師錫遣之何如師錫不可則更選他人
以啓且鎮何處而可乎僉曰今遣師錫常鎮江界時巡間延慈城等處
爲可議畢僉曰犯罪流配人皆送于間延慈城以實邊郡並從之○董應
昌仁順兩府知印並於七品去官各司吏典充差○議政府據禮曹呈
啓今科舉等第並依元典文科則稱乙丙科同進士武科則稱一二三
等然文武等第格例各異有所未備謹按杜氏通典唐玄宗天寶元年
明經議云明經有甲乙丙丁四料文獻通考宋孝宗乾道五年廷試武
舉條云榜首賜武舉及第誥並賜武舉出身乞依唐宋古制自今文武
科等第并稱爲乙科幾人丙科幾人丁科幾人其於賜牌則文科一等
入格者書某職某乙科第幾人及第出身者二等某職某丙科第幾人
及第出身者三等某職某丁科第幾人及第出身者武科一等入格者
書某職某乙科武舉第幾人及第出身者二三等某職某丙丁科武

舉第幾人及第出身者以爲恒式從之○辛卯命都承旨辛引孫性議于政府其一曰春秋譏侵官百執事猶之可也謀國大臣豈可如此有所聞知悉陳無隱不計目前深遠其謀猷可矣在朝大臣北方之事未接手目固所不知左議政目擊其狀乃曰如今夏節無復可憂間延之變忽至如此何莽然已往既不可追自今以後熟思而審處之且皇甫仁所上九條及前日兵曹所啓召募赴防等事何如僉曰小臣等未及遠察患出不測兢惶實深仁所上京中軍士赴防事如今熟時遠路馬匹困斃且驛路煩擾當以其道充補甲士取才二等入格人並皆抄出間延慈城等處量宜分屬後日通計到宿叙用何如自募人則前日議以召募平安咸吉南道人赴防今更參詳非特兩道至於各道亦令召募赴防計年月多少賞職何如其餘八條非今日及期事也臣等徐徐熟議以啓其一曰前日僉議以爲甲寅年以上罪囚差人與其道監司雜治今觀刑曹所錄罪囚甲寅年以上少乙卯年所犯多并乙卯年罪囚推之何如僉曰一年之獄亦久矣並推爲可且監司事煩旣以委差朝官不必與監司同覈擇剛明守令同教何如遂傳旨刑曹因囹之苦度日如年犯罪之入累年係獄常時桎梏非徒已身之困苦亦貽父

毋妻孥之愁嘆養獄之費破產失所召傷和氣各道乙卯年以上罪囚
內或情狀曖昧或言端不一經年未決淹延留滯罪囚差遣敬差官同
剛明守令詳覈啓聞乃以大護軍吳寧老等九人爲各道斷獄敬差
官其一曰嘗農月旱乾太甚累降赦宥且還職牒凡此豈能致兩但欲
使人懼心小蒼天意耳今欲使八十以上老人共樂然國家調度不裕
欲授職以施惠何如僉曰上教允當議畢僉曰赦宥之恩不聞幽明
如今行赦之時宜伸冤獄臣等昔日請免沈溫之罪未獲蒙允臣等乃
考義禁府推鞠朴習等案乃壓膝而據取供招誠爲痛心請免溫罪以
釋地下之冤命取己酉年請免溫罪封章以覽○令司僕寺擇馬一百匹
留養餘皆放于牧場亦憂旱也○刑曹啓洪川囚李貴生歐殺妻父辛
得龍據律當斬然貴生素有心疾名例依律擬議奏聞取自上裁
上令政府諸曹同議黃喜等議曰名例收贖條云凡篤疾殺人應死
者擬議奏聞取自上裁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可於死罪減一等安純等
議曰此人既非專因狂疾乃是乘怒歐殺關係風俗若徵贖於女給付其
父又違情理當以殺人者殺論上從喜等議○癸巳行場蜥祈雨
○壬辰日暈○命出中宮侍女七人水賜六人東宮侍女二人亦憂旱也

○京畿抱川縣雌牛一產二犢○議于政府曰陽城人姜流豆朴豆彥
崔兩等造為妖術號稱豆朴神據律為首姜流豆當絞朴豆彥崔兩杖
一百流三千里其左道亂正之罪關係至重當依律科罪以戒後來然
前此無知愚民妄稱豆朴神其來已久近日妖巫等律當處死並皆原
免只黜于外姜流豆等亦妖巫之類耳原其情則不過畏慕禍福祈禱於
神而已又當旱災不忍重論將欲未減施行僉議以啓僉曰首從各減
一等可也 上乃減二等○甲午祈雨于北郊○議政府啓歷代祈雨
及董仲舒四時祈雨之術已曾參酌舉行但春旱令縣邑以水日使民
禱杜稷母伐名木毋斬山林夏旱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母舉土功
更大浚井季夏旱家人祀中霤毋過土功秋旱家人祀門毋舉火事冬
旱家人祀井毋壅水等數事未盡舉行今當夏月不雨姑以夏及季夏
祈雨之術令漢城府及各官守令檢察舉行今後如遇久旱依上項之
之制永為恒式○兵曹啓改司水色為修城典船色擇勤謹者四人為
別監兼掌各官築城分遣各道監檢造築以為恒式從之○命都承旨
辛引孫往議政府議事其一曰判書權蹈啓曰今遣敬差官詳覈經年滯
獄其哀矜庶獄之意至矣然其所以經年未決者必是情狀曖昧言端

不一而未得遽決遂至淹延况聞敬差官之行則必反已納之辭多端飾非辭証連延多至百餘數日之間焉能待情且當農務以一凶之故而辭連愁怨者甚衆願姑停此與予聞蹈言亦以爲然擬議以啓僉曰罪囚留滯必其拘於小節而未得遽決也今遣敬差官欲使詳覈速決以解愁怨非以爲誤決而改正也何更改已納之辭乎且滯獄必至於百數宜發遣審理其一曰平安道監司朴安臣馳報曰兀良哈童豆里不花到滿浦口子曰所居地面歲被忽刺溫兀良哈侵掠欲將妻孥而來願留侍衛然其心難測即令回送乎拘留境內以待滿住之請乎慮之何如僉曰宜令都節制使諭之曰即今元良哈五百餘騎突入趙明干口子侵掠人物而去纔過數日汝遂出來乃稱見侵於忽刺溫欲留侍衛汝言詐也汝等舍畜癸王之怨連年剽竊曩日之事亦必是汝之首長請兵共侵而使汝規伺反間情跡已見宜置汝於法以懲其後然無知野人不宜深責故姑令送回且汝雖曰誠心侍衛無酋長文憑不宣輕許以是諭之何如崔閏德又獻議曰木柵未設沿邊居民造幕山谷以居賊若劫脅所虜男婦問其民居及財產截處詳知道路潛入虜掠則誠非小事宜當移徙遠避其害從之○乙未祈雨于風雲雷雨三

角木覓漢江○親傳年香○傳旨議政府即今元陽爲災彌月不
兩依歷代及 祖宗弭災故事無不舉行唯成衆官年六十人以上及各
司仕滿吏典年四十歲以上人等於甲寅年並皆去官今纔二年年滿
四十者其數應少然依前例去官何如且京中無務停之法若漢城府
及各司公私負債逋欠之物雖夏月徵督其來已久貧弱之民不無怨
咨姑限秋成勿令督徵何如僉曰可遂令該曹施行○先是本國被虜
人波豆南子上佐等刷還便否令咸吉道監司鄭欽之都節制使金宗
瑞判慶源府事宋希美判會寧府事李澄玉等擬議以啓至是澄玉等
議請勿刷還金宗瑞議曰凡諸措施先觀其勢而圖之事有濟而終無
弊今北方待野人之勢與古頓殊新設四邑雜處野人出入同之故臣
在會寧時斡朶里也叱大來告曰朝鮮人願爲吾家僱工人者恐都節
制使不許臣荅曰歸者納者兩俱有罪也叱大恐懼叩頭而退間二日
斡朶里伊郎哈又來告朝鮮人有願爲吾家僱工人願都節制使許之
臣荅之如初今有孔城安末巾爲野人僱工人事覺推震以此觀之平
民尚有從彼之心官奴驛子私奴僕之輩苦於賤役投彼求閑勢之必
然去甲寅冬會寧官婢古未曾爲赴防軍士之妾尚且棄而投野人之

家野人獲而來告此其一驗禁防不可不嚴也然本國女被虜爲野人之妻男被虜爲野人之奴者皆受制於人不得出入耳其不還本國之罪可怒本國若強推還則彼必生厭搆豐可慮依舊勿推之議固善初雖被虜連婚野人任意生業出入自由又與我疆咫尺居生而避重就輕甘心從彼不還本國者其情無異於潛從他國者知而不推則誠恐我國邊民從而効之末流難禁且波豆言曰波豆及南子得夫等三兄弟一時被虜之後因見母及兄弟累經龍城鏡城往來朱村又得夫曾歸遼東受百戶職仍居遼東其厭憚賤役投彼之閑從可知矣其上佐者訊之野人推之會寧皆曰未知誰何波豆則今已還本土母子完聚南子則凡察已先告之問其置處佯若不知置而勿推尤爲勢難得夫則已歸遼東受職非臣所敢妄議若曰生豐可慮則野人竊一牛馬者邊將即皆捕獲拘繫囹圄拷訊決罰暫不寬假今已有年矣野人豈不厭怨乎然垂頭就獄莫敢誰何者徒以畏服我勢之強而不敢動爾何獨曷於制竊盜而難於招還賤口乎如此邊事尚密不宜使彼我人民知之鄭欽之議曰國家新設四邑松江守要據彼巢穴近境野人及江北散處野人等外雖順服內實疑貳潛懷去就觀國家待已之勢以爲向背

之地此誠邊境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四邑新築城堡未築公私俱廢當此之時二十七年之前被虜人口責以忘親背國遽令刷還彼若含怨轉相扇動邊釁一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雖盡數推還不足爲武儻或推刷彼若違避傷損威重爲害必深悔將何及但南子則九察旣已先告據理開說俾之還本彼必不得已而還之其餘被擄人口恐不可遽令刷還爲今之計莫若嚴我國人民從彼之法待四邑城堡畢築蓄積粗備邊境稍完彼人深服然後漸以推還亦未晚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伏望 上裁從欽之議○六月丙申朔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崔閔德右議政盧閑等議曰柳仲誣召央相奸事今更推之乃錫拈聽婢米伊之言而誣告也前日義禁府決獄報于政府卿等僉考其案未嘗疑其虛妄皆曰可置於法旣已二覆幸因仲誣獄中小簡更推始知李錫拈誣告也昔在唐時有盜殺武元衡又裴度王士則告王承宗遣李張宴所爲捕鞠抵罪其後李師道伏誅搜其文籍有賞殺元衡者始知非承宗乃師道也當時議欲抵罪士則乃厭諸鎮譏其失刑遂止至本朝已百年倭通事李春發之死據象尹所供旣以爲獅子所爲獄將成矣予購求告殺春發者乃得成富與生彥而處死大抵

獄辭之聽甚難憲宗重大臣之被殺遽抵張宴之罪失刑乃至如此今
仲誣之獄將成予亦以爲實然若已三覆則必至失刑然不遠而復心
何有愧仲誣獄中上書而咨訪於卿等卿等以爲宜更推之乃今得情
仲誣召央之得生亦由卿等之同議何避嫌之有况右議政則親自更
推而得情乎領議政男守身以壽貞然聽獄辭不無嫌焉但謀國大臣
何可避嫌而不議大事乎卿等毋嫌熟議以聞仍教曰錫拈之誣告已
著然錫拈前受杖八十永永充軍矣今坐誣告之罪不過加杖二十而
已且予聞仲誣係父妓妾終非淫於姊夫錫拈京中士大夫之家多而
獨此柳家醜聲非一其姑姪之相奸又何疑焉柳氏家醜旣已如彼但
以一時推問何以知判然不奸而原免其罪乎若復以他官改問則又
安知錫拈復得而仲誣不勝乎以疑罪處之而仲誣召央放之于外止
於不死而已餘並勿論何如如此處之則將以前日推考啓本判決乎
若曰以更推啓本判決則前日誤推之罪何以處之僉曰誤推之罪已
經赦宥更無論議仲誣召央之罪辨之已明宜以改正啓本判決上
從之遂命置仲誣召央于父祖一處流錫拈三千里加役三年婢米伊
以謀害本主召央處斬○上曰間延江界北方之巨鎮火砲軍甚少欲

聚南道之人庶習其術若何而人皆願爲手僉曰到多而能習者賞以土職則國無祿俸之費而入皆願爲矣且其邑居民與南道之民一體給到則土著之民恒受其職而南人終無得爵之理臣等願各給其到而輪次去官似爲便益然經遠之事未易遽行先使兵曹參酌土官多少去官又近議定然後臣等又從而駁論慮周而事得矣 從之○丁酉領議政黃喜辭職曰臣性本庸暗學術荒疎近日耳襲老疾交攻瘵血不止加以眩暈思慮茫然無所建明叨居具瞻之地殊失燮調之職反致感召之異以貽宵旰之憂誠惶誠懼固知所措乞還臣職 不允

○賜同知中樞院事李養僉知中樞院事金聽各廐馬一匹以獻官祈雨有應故也蜥蜴祈雨童男及明通寺祈雨盲人並賜米有差○都承旨辛引孫等啓曰時方下雨請進酒 上曰今年之旱近來罕有災變屢作今雖下雨如明日更晴何姑待後日先是已許進酒不數日復停故有是請○集賢殿啓本殿官負三十二人厥數猥多不無負冗之弊且今訓義已畢宜當汰去乞革十二人只置二十人且按性理大全纂修官內或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或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乞依時王之制集賢殿官皆令兼帶經筵書筵但書筵官本

五位各二員今若二十人並皆兼帶則一位當爲四員分左右爲難除左右二字令分仕兩處其中有故則互相迤仕何如今吏曹與議政府同議以聞○議政府據戶曹呈啓今當農月兩澤愆期請量減各處供費從之○戊戌以權蹈爲吏曹判書金孝貞藝文館提學李宣禮曹參判俞孝通工曹參議皇甫良右獻納○司憲持平洪深啓曰朴或曩爲都節制使都事臺省以祖母歿咎署經告身書曰政曹外其時命改政曹外三字以都事副於節制使戮黜施令故也今或爲教授官其任非都事之比願於告身復書三字又架閣庫副錄事趙得仁職吏趙戩之孫也六典內職吏子孫得叙用壬子年教旨內職吏子孫有才幹者隨才叙用今得仁別無才能而但以門蔭除官職誠爲未便願罷得仁之職又都官佐郎李承門嘗爲黃州判官其父被囚于義禁府而不即來見有違人子之道劾論決罪削職有年近差瓦窰別坐之任今又除都官佐郎大抵決事之官必正己而後可以正人承門於父子之間已失其道豈能正人乎臣謂不獲已叙用則請除西班上曰朴或告身政曹外三字已曾命除不必復書職吏子孫有才幹者隨才叙用云者欲其必取才而後叙用今憲司未審立法之本意而有是言也且此

法已曾謀議大臣而設豈可改哉承文其父被日之時適有官守未知
變通而不來見耳雖不可為無罪亦可怨矣然爾等以為不可姑停決
事之任當換差東班他職○已亥先是有奴眾伊者上言如意珠在慶尚
道智異山五臺寺若招迎來京則當沛然下雨 上恠之令慶尚道監
司使之親往審視乃水精珠也且其寺碑文曰索水精一枚懸於無量
壽像前因名水精社其非如意珠明矣僧人等造為誕妄乃曰此珠乃
東海龍王如意珠也龍王獻于洛山觀音今移此寺愚民信惑爭相
崇信其好為恠誕如此 上令其道監司祭民崇信○祈雨于社稷
○庚子日暈○流星出織女入河鼓○辛丑日暈○行祈雨太一醮○
聚巫僧徒祈雨○命兵曹判書崔士康招進李滿住使送金納奴于
禮曹開諭曰爾等以寇我邊鄙指為忽刺溫所為果若所言則忽刺溫
所居與我國相距隔遠且無他來往之路必經由爾等所居爾豈不知
又其草竊者皆徒茲數十人豈忽刺溫累日程途冒險跋涉之人乎爾等
托彼為惡反覆詭詐昭昭可知邊將攘臂奮拳請率精騎數十萬窮探
窟穴問其暴亂欺罔之罪我國家優容爾罪不令深入窮追爾若終
無改心罪盈惡積自取滅亡則悔不可追○兵曹啓萬戶千戶辭免者

乞依守令例限三年不敘從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近軍器監隸
習百丸火砲用水磨圓石如桃子大四十箇或彈子大七十箇合藥放射
至二三百步或至四五百步雖其間或有破碎不及鐵丸之堅然鐵丸
若乏足可代用卿宜預令收拾以備○壬寅議政府贊成事安純上書
曰臣質本庸疎學且鹵莽過蒙 上恩位至崇品常懷戰慄之心以書涓
埃之報臣之至願也不幸去年遭罹厄會宿疾復作幾不能存上疏乞辭
未蒙允許反授寵秩俾居廊廟 天恩至重天威至嚴不敢再陳龜勉就
職已經歲月至于今夏前疾聯綿頭重眩暈眼昏耳聾脚膝寒痛食少
氣弱百病交攻黏床辛苦雖欲勉強從仕度臣氣力實所難堪若使冒行
必至顛仆將恐病至難醫奄辭盛代伏望還臣爵命俾得專心藥餌
以保殘喘不允○差司譯院直長梅佑管押被虜逃來人觀音保等十
名解送遼東○癸卯賜禮曹叅判李宣廐馬一匹僧慧照等布巫女等
米有差以祈雨有應故也○命停祈雨祭○承政院啓今兩澤旣洽
請進酒又議政府六曹進香醞 上許之仍教曰自此以後每日只一進盞
○傳旨刑曹金敬哉金有敦金有章鄭鐵拳並令外方從便○甲辰視事
○傳旨承政院曰昔有人問於朱子曰父好佛而子惡佛死則子爲父設齋

乎否朱子曰父生時當極道佛之害以解惑若不從則爲父設齋可也
我國興天寺乃太祖所營也太祖屬於太宗太宗雖不信異端然以
太祖之所屬故亦不廢而至行佛事今興天寺塔殿歲久將頽予欲改成
非信異端也迨祖宗之遺意也向欲改造往往爲儒生所沮祖宗
之事苟無大害爲子孫者所當遵守况此塔殿太祖所創也予爲子孫
何忍坐視傾危而不改造乎然我國近因水旱蓄儲不裕允管繕難可支
且必待朝廷議合然後行則事必不成故予欲令宰相有善心者主其
事使僧人勸人捨施而爲之爾等捨儒生之意體予遵祖宗之心擇
諸相中有能辦事者以啓承政院啓若勸人捨施則人將爭起崇信其弊
不小莫若令繕工監改造爲便遂命同副承旨權採往審回啓曰傾危甚
矣宜速改造命繕工監備器械以撤之○兵曹政平安道趙明于滿浦口
子曾設木柵宜令更加修葺嚴謹守護又於民居稠密可設木柵之處
令監司率其官守令定基設柵加定軍人嚴加守禦俟邊境寧靖
漸築石堡又築烟臺以謹候望及至冬節江水冰合防禦尤緊都節
制使往鎮江界從之○刑曹啓南平將拔吳天醴泉民祿真並殺人律該
斬從之○乙巳集賢殿副提學安止等上言曰伏聞今六月初九日殿

下命近臣及中官往觀興天寺將撤而新之臣等不勝驚駭敢陳瞽言
臣等切惟佛氏因緣之說在我 殿下緝熙之學明睿所照固已灼知
其誕妄安有一毫崇信之心哉第以是塔乃 聖祖所創不忍視其傾
圮思欲修創尤見 殿下尊 祖之盛心無所不用其極也然浮屠之
說蠹害已以下民之心易惑難曉近者飛虫聚於塔上僧徒妄指為
瑞氣士女益集稽顙爛臂嗜奉捨施勢若奔波羣又飛虫聚於興福寺屋
上傾都瞻禮如前至捕而觀之皆知其為虫也尚指以為瑞氣以耳目
之所覩記猶難解惑况未親接於見聞者乎且今 聖上憂旱遍祀
神而禱雨於是塔者初非崇信亦靡神不舉之意也天之降雨乃殿
下側身修行至誠所感豈彼枯骨所能致也况祀神禱雨固非一而
得兩之嘗遍及於僧徒臣等私竊惑焉當此幾會遽新斯塔則無知之
民必將謂 殿下因瑞氣得雨而為之轉相扇動以侈其說釋氏之鴟
張實基於此矣比年以來水旱相仍民罹飢饉今又旱甚川竭地震宵
旰軫慮裁減冗費停罷營繕中外臣民舉皆欣欣想望 殿下畏天勤
民之効而乃欲興不急之役臣等尤切恠焉臣等又聞近者檜巖寺僧
增創設宇新造佛像開張佛事有倍往昔非持此事京城內仁王洞羅

漢堂無貴無賤絡繹往來猶恐後時莫有禁遏之者夫京都四方之表
殿下萬歲之範今舉是役則不惟四方之人爭先敬信而廢寺頽塔悉
復爲新亦使後世子孫必藉此而益崇奉之波流風靡其弊殆有不可
勝言者矣臣等切恐國史書之則後世將以爲何如也伏望 殿下監
往昔治亂之跡察邪正消長之機廓回 睿斷特寢斯命以解愚民之
惑以杜將來之弊命承政院曰舍利閣年久傾危 祖宗所創不忍忽
然輕棄又恐頽毀致傷人命故命繕工監使備撤去器械今集賢殿上
書以予欲重創塔殿何所聞而有是重創之言乎且祈雨之後賞給僧
徒非始今日且其雨雨豈僧徒祈雨之所致靡神不舉而聚僧祈雨最
後其兩適當其時故賞之以示喜雨之意耳人曰塔殿有瑞氣興禪寺
屋上亦有瑞氣崇信者衆予命承旨與宦官往觀之以辨其僞以釋民
疑予豈崇信而然也仁王洞新構羅漢堂則予初不知即今已令撤去
乃曰國史書之則後世將以爲何如此數者皆我所不爲乃游辭弄文
上書俾國史書之可乎今集賢殿知予此意○丙午 上曰今集賢殿
副提學以上通正即元典所謂古嘉善也元禮典兩府使臣嘉善使臣
通政以下六品以上使臣與外官相接之禮各有等差續禮典集賢殿

副提學以上使臣則依元典古嘉善使臣例施行而堂上官已行通政
外官禮度獨無成法緣此堂上已行通政者爲外官則一視通政以下六
品以上之例更無差等實爲未便故令禮曹曾經詳定所提調者共議
議曰敕使雖曾經堂上官乃一邑之守令非新命使臣之比宜與他通政
一體施行其意亦善然國初重內而輕外故京官通政受外官嘉善外
官嘉善還爲通政者率多有之今則內外一體嘉善通政不相換差且
本國之制從曾經品秩之數優待之禮頗多如二品以上雖除外官檢
職必論曾經實職又實行通政堂上者雖在閑散服飾儀物不改舊數
予亦勿論時散優待禮接雖犯罪關係事外不施笞杖徵贖假令堂上
已行外官有罪監司亦不得擅自論決必啟聞取旨而獨於接待行禮
設其實而無等與通政一體施行似爲未便其堂上已行外官一應禮
度亦依元典嘉善外官例行之何如政府諸曹同議以啓○宗貞盛所
送左衛門三郎等三人源胤所送梵悅等八人及故藤七子藤九郎等
七人來獻土宜○丁未日暈○司諫院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敬
不敬之人王法所必誅固不可以私意而宥之也曩者金敬哉當其侍
女托病出宮之日乃於妻祖母家與侍女公然行酒又於其第設宴聚族

請引侍女至使留宿其不道不敬之罪死有餘辜矣且金有敦金
有章鄭鐵拳等黨其不道仁與敬哉安然與會其罪惡亦大矣 殿下
特垂仁恩不置於法只黜于外臺諫累瀆 天聰未蒙兪允不勝痛憤
今者敬哉有敦有章鐵拳等皆令外方從便非徒臣等之缺望亦人民
之駭聽也敬哉等嘗赴學校讀書有年矣且敬哉曾經監察則豈不知
與侍女宴會之非禮耶其為故犯彰彰明矣雖街童牧豎猶知侍女義
不可相交也况學古之人乎伏望 殿下俯循輿情亟收從便之命還
流遐方終身不返以快臣民之望命除從便並從自願還放于遐方○
戊戌日暈○三軍都鎮撫李順蒙等上言曰鎮撫之任專掌軍士夙夜
勤勞其功倍他今拘於俯資之法沉滯下流乞依六曹郎廳例任滿陞
品今議政府議之僉曰鎮撫之任雖曰勤勞非六曹郎廳之比從六品
任滿則陞為六品正六品任滿則陞為從五品何如 從之○己酉視
事○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啓臣至會寧允察贈綵段一匹馬一匹
臣溫言開諭而不受後又贈土豹皮將欲不受允察慚愧故受而送之
上令戶曹回贈絛紬二匹○庚戌議政府啓前日以得雨停祈雨祭
今且不雨累日稍有旱暵之氣復行各處祈雨 從之○議政府據刑曹

呈啓巖泰珍島流置再犯竊盜人等曾命分屬沿邊各官永爲官奴今依此例亦於咸吉道慶源以南平安道熙川以南各官定屬從之○

議政府啓王世子納嬪儀告宗廟有司以特牲告如常儀祝文臨納

采臨軒命使將行納采教命使者吏曹承以戒之前一日有司設殿

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於殿

庭近南北向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其日司僕陳輿

輦及馬于庭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殿庭道東近東皆重行西向

北上宗室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近西當文官皆重行東向北上

宗室每品班頭別設位大監察二位於文武班後設殿上典儀位於殿

上東階之東西向判通禮階下典儀位於懸之東北通贊一人在南差

退俱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設使者受命位於殿庭道東俱

北向東上執事者在南北向東上奉禮郎設門外位於弘禮門內文官

於道東宗室及武官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鼓初嚴兵曹勒

諸衛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有司設教書案於殿下座前近

東在寶案之南又陳綵輿於弘禮門外宗室及文武群臣使者以下俱集朝

房各服朝服鼓二嚴宗室及文武群官使者以下皆就門外位有司奉

教書

臨時撰

置於案上

有函

判通禮啟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服冕服有

司陳繖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

近臣如承旨

及備身上護軍扶策

大護軍史官之類執事官如判通

禮典儀通贊

先行四拜禮如常儀典樂率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

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

率通贊先入就位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入就位又引使

者以下立於勤政門外道東西向判通禮啟外辦中禁傳嚴殿下乘

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殿下降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

有案如常儀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官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奉禮郎引

使者以下入就位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使者以下皆鞠躬四拜興平

身傳教官

都承旨

前承教由東戶出執事者二人

內特別

對舉教書案

從之傳教官降詣使者東北西向立稱有旨通贊贊跪使副皆跪傳

教官宣教曰聘某官某女為王世子殯命卿等行納采禮宣訖通贊

贊搢笏使副皆搢笏執事者以教書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少退俱西

向傳教官取教書

內侍執事者以案授行禮執事者退

西向授使者使者受以授副使副

使受以授執事者執事者進跪受置於案對舉退立於使者之後通贊

贊出笏俯伏興四拜興平身使副皆出笏俯伏興四拜興平身傳教官

還侍位奉禮郎引使副出舉教書案者前行由勤政門東偏門出使副
道行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官皆鞠躬四拜與平身判通
禮進當 殿下座前跪啓禮畢俯伏興還本位 殿下降座升與還內
繖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出
使者至弘禮門外以教書函置于綵輿出光化門使副皆服公服乘馬
而行從者乘馬而從嬪氏家受納乘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
道左南向其日大昕使副公服至於嬪氏大門外掌次者迎入次九行事者皆公
服使副出次謂者引立於大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執事者二人對舉教
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執鴈者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又在其南俱西向儻者
引主人公服出迎於大門外之西東向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右主人入
門而左持案者前行執鴈者從入使副升自東階立於廳事當中俱南
向東上持案及執鴈者在副使西南俱東向主人升自西階進使者前
北向跪持案者以案進副使前副使取教書持案者退復位副使奉教
書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奉教作儼儲官兒歸令德率由舊章使某納
采主人曰臣某之子不教若如人既蒙教訪臣某不敢辭俯伏興降詣
階間北向四拜升進北向跪受教書退以授左右仍北向跪副使取鴈以授

使者退復位使者授鴈主人受鴈退以授左右使副降自東階出就次

主人告于家廟

前一日洒掃齊宿殿明設酒果主人以下盛服時至主人於

升階積奉諸神主置於壇前降復位主人以下皆再拜主人升詣香卓前焚香再拜詣神位前獻酒如常儀退于香卓之前跪祝持版進主人之左

維年歲月朔日孝享孫某官某取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某封某氏

伏以某之第幾女年漸長盛今日特蒙教訪納采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委告謹告其祝反共為一友自稱以最尊者為主

迎使副升廳事使副俱南向立主人北向立儻者二人對舉答

箋臨時案進於主人後小西儻者取箋以授主人主人受進跪授使者

俯伏興降詣階間北向四拜訖還升使副在東主人在西相對主人再

拜使副答拜俱跪坐主人乃以酒饌無品三禮之其從者亦禮之別室

畢奉帛用帛或布各不過二端以勞使副使副出主人送于大門外使副乘馬至

光化門下馬入勤政殿庭序立進箋復命四拜訖退納徵臨軒命使前一

日有司設殿下座於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

樂展軒懸及舉麾位如常儀其日司僕陳輿輦及馬典儀奉禮郎設宗

室及文武群官內外位執事官並如納采儀設使者受命位於殿庭道

東俱北向東上執事者在南北向東上鼓初嚴兵冒勒諸衛陳儀仗如

常儀有司設玄纁束帛玄六纁四置於案上有陳乘馬於殿庭道東軒懸之北

北首東上判通禮啓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有司陳
 織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先行四拜禮如常儀樂率天入就位
 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
 迎鼓三嚴典儀率通贊先入就位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
 入就位又引使者以下立於勤政門外道東西向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
 嚴 殿下乘輿以出織扇侍衛如常儀 殿下陞座爐烟升尚瑞官奉
 寶置於座前案有如常儀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宗室及文武群官皆鞠
 躬四拜興平身奉禮郎引使者以下入就位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使
 者以下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傳教官前承教由東戶出執事者二人內侍
 對舉東帛從之傳教官降詣使者東北西向立稱有旨通贊替跪使副
 皆跪傳教官宣教曰聘某官某女為王世子嬪命卿等行納徵禮宣訖
 通贊贊摺笏執事者以東帛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少退俱西向傳教
 官取東帛內侍執事者以西向授使者使者受以授副使副使受以
 授執事者執事者進跪受置於案對舉退立於使者之後通贊贊出笏
 俯伏興四拜興平身使副皆出笏俯伏興四拜興平身傳教官還侍位
 奉禮郎引使副出舉東帛案者前行牽乘馬者從之由勤政門東偏門

出使副隨行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群官皆鞠躬四拜與平身判通禮進當 殿下座前跪啓禮畢俯伏興還本位 殿下降座升輿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奉禮郎分引文武群官以次出使者至弘禮門外以東帛函置于綵輿以次陳列出光化門使副改服公服乘馬而行從者乘馬以從嬪氏家受納徵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其日大昕使副至於嬪氏大門外掌次者迎入次執事者布幕於中門之外玄纁束帛陳於幕南北首東上使副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嬪者引主人公服出迎於大門外之西東向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右主人入門而左至於中門外執事者二人對舉束帛案前行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東上使副乘自東階立於廳事當中俱南向東上主人升自西階進使者前北向跪持案者以案進副使前副使取束帛持案者退復位副使奉束帛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教使某以束帛乘馬納徵主人曰奉教賜臣以重禮臣某祇奉典教俯伏興降詣階間北向四拜升進北向跪授束帛退以授左右受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出主人禮使者及使者復命並同納采儀唯無答箋冊嬪臨軒命使前一日有司設 殿下座於

勤政殿北壁南向設香爐二於前楹外左右典樂展軒懸及舉麾位如常儀其日司僕陳輿輦及馬典儀奉禮郎設宗室及文武群官內外位執事官位並如納徵儀設使者受命位於殿庭道東俱北向東上執事者在南北向東上鼓初嚴兵曹勒諸衛陳儀仗如常儀有司設冊印案各一於殿下座前近東在寶案之南冊在北印在南設命服案於殿庭道東軒懸

之北稍北東上又陳綵輿於弘禮門外陳嬪儀仗及輦於綵輿之南宗

室及文武群官使者以下俱集朝房各服朝服鼓二嚴宗室及文武群

官使者以下皆就門外位有司奉冊函印綬及命服函各置於案上判

通禮啓請中嚴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右司陳繖扇侍衛

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先行四拜禮如常儀典樂帥工人入就位協律

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寶俱詣閣奉迎鼓

三嚴典儀率通贊先入就位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入就

位又引使者以下立於勤政門外道東西向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嚴

殿下升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殿下陞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

於座前有案如常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宗室及文武群官皆鞠躬四拜

拜興平身奉禮郎引使者以下入就位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使者以

下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傳教官前承教由東戶出執事者內侍舉冊印

案從之每案二人對舉傳教官降詣使者東北西向立稱有旨通贊替跪使副

皆跪傳教官宣教曰冊某氏為王世子嬪命卿等展禮宣訖通贊贊摺

笏使副皆摺笏執事者以冊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少退俱西向傳教

官取冊函內侍執事者以案西向授使者使者受以授副使副使受以

授執事者執事者進跪受置於案對舉退立於使者之後執事者以印

案進立於傳教官之南小退俱西向傳教官取印內侍執事者以案

西向授使者使者受以授副使副使受以授執事者皆如受冊之儀通

贊贊出笏俯伏興四拜興平身使副皆出笏俯伏興平身傳教官還侍

位奉禮引使副出舉冊印案者前行舉命服函者從之由勤政門東

偏門出使副隨行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宗室及文武群

臣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判通禮進當 殿下座前跪啓禮畢俯伏興還

本位 殿下降座升輿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閣奉禮郎分

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出使者至弘禮門外取冊函印綬及命服函

各置于綵輿嬪儀仗及輦前行冊印命服綵輿以次陳列出光化門使

副乘馬而行從者乘馬以從嬪受冊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設

宮人次於使者東南俱西向障以行幃其日奉禮郎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印綬命服者在南差退俱西向設主人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中門外皆如之設典內位於中門外主人之南東向設宮人位於使者之後俱重行西向以北爲上障以行幃設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典內先置一案於閣外近限使副朝服乘馬至嬪氏大門外下馬掌次者迎入次宮人等各之次掌嚴奉命服及首飾內廐尉進輦於大門之外道東西向以北爲上諸衛率其屬布嬪儀仗如常使副出次謁者引使者以下及宮人典內各就位嬪者引主人朝服出迎於大門外之西東向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右持案以下從之主人入門而左至中門外各就位奉冊印案者進副使前副使受冊印奉案者退復位副使以冊印進授使者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東向受冊印西向授典內退復位典內持冊印入立於閣外之東西向跪置冊印於案俯伏興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於典內之南俱西向北上傳姆贊嬪引出立於庭中北向掌書進跪取冊印興進立於嬪前南向掌嚴奉首飾及命服與諸應侍衛者次入侍衛如常典內還復位司則前贊嬪四拜還侍位嬪四

拜司則進掌書前北向跪受冊印與進嬪前南向授嬪嬪跪受以授司

閨俯伏與司則進前贊嬪四拜還侍位嬪又四拜訖掌筵設嬪座於堂

中南向司則前請嬪陞座還侍位司閨引嬪陞座官官以下俱降立於

庭重行北向以東為上贊者曰再拜官官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

各陞立於侍衛司則前自禮畢嬪降座司閨引嬪入室主人禮使者及

使者復命並同納徵儀告宗廟有司以特牲告如常禮祝文臨軒

醮戒前二日有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忠扈衛設王世子次於

勤政門外道東近北西向又於東宮門外設宮官次如式奉禮郎設官

官位於門外如常有司設殿下幄座於階上西向設香爐二於座

前如常設王世子席位於西北南向典樂展軒懸及舉麾位並如常儀

其日茶房設酒樽卓於東序下稍南置盞一於卓上又設饌卓饌品於

樽西司僕陳輿輦及馬如常儀捕前三刻與儀設王世子拜位於殿庭

道東近北北向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王世子拜位之後近南宗室及

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宗室每品班

君特設位於前監察二位於文武班後北向設判通禮典儀位於懸之東

北通贊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贊一人於懸之西北東向奉禮郎設

宗室及文武群官門外位於弘禮門內如常儀官官依時刻俱集於次

各具朝服仗衛陳設如常鼓初嚴兵曹勒諸衛陳儀仗如常儀宗室及

文武群官俱集朝房各服朝服左中護贊請中嚴宮官各就位右中護

負印如式侍衛之官俱詣閣奉迎鼓二嚴宗室及文武群官俱就門外

位左中護白外辦王世子服朝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左中護引就

勤政門外次坐判通禮啓請中嚴 殿下出思政殿服遠遊冠絳紗袍

有司陳繖扇侍衛如常儀近臣及執事官先行四拜禮如常儀典樂帥

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尚瑞官奉

寶俱詣閣奉迎鼓三嚴典儀率通贊先入就位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

武群官以次入就位知通禮白王世子出次西向立諸衛率左中護及近侍者置人

從判通禮啓外辦中禁傳嚴 殿下乘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 殿

下升座爐烟升尚瑞官奉寶置於座前有如常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

宗室及文武群官皆鞠躬四拜興平身知通禮引王世子入就拜位

北向立諸衛率左中護以下從入者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王世子鞠

躬四拜興平身知通禮引王世子詣西階升就席西南向立茶房提

舉酌酒於序進詣王世子西南東向立王世子再拜升席南向跪搢笏

舉酌酒於序進詣王世子西南東向立王世子再拜升席南向跪搢笏

受盞提舉又薦饌卓於席前王世子祭酒興降席西南向跪啐酒提舉
受虛盞復於卓上王世子出笏俯伏興再拜興平身提舉徹薦僉知通
禮引王世子進當 殿下座前東向跪 殿下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
宗事勗率以敬王世子曰臣某謹奉教旨俯伏興四拜興平身僉知通
禮引王世子降自西階出門初王世子將出典儀曰四拜通贊傳贊宗
室文武群官皆鞠躬四拜興平身判通禮進當 殿下座前跪啟禮畢
俯伏興還本位 殿下降坐升輿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
閣奉禮郎分引宗室及文武群官以次出親迎前一日忠扈衛設王世子
次於嬪氏大門之外道西南向設侍衛宮官次於王世子次西南東向
北上有司設王世子奠鴈位於廳事當中北向其日晡前三刻司僕進
輦於光化門外近東翊衛司勒所部仗衛陳設如常王世子既受命出
勤政門外右中護負印前導左右侍衛如常儀左中護引王世子出光
化門外王世子升輦陪乘宮官上馬訖王世子輦動執燭十八輦前侍
從如常王世子輦至嬪氏大門外次前左中護進當輦前跪請降輦俯
伏興還侍位王世子降輦之次輦將至主人告于家廟如紙采儀祝版前
某之第幾女某嬪若某親之第幾女某嬪訖以卓設酒盞盞於堂上
將行今日歸于東宮不勝感懼謹以後同

嬪服命服加首飾司則前引以出父公服坐於堂之東方西向母衣禮
 衣坐西方東向設嬪席於母之東北向嬪立於席西南向執事者取盞
 斟酒詣嬪席前嬪再拜升席南向跪受盞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授執
 事者又再拜左中護詣王世子次跪請出次王世子出次左中護引立
 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侍衛如常嬪者引主人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向
 掌畜者以鴈授左中護左中護進東西向奉授王世子既執鴈入門而
 左主人入門而右揖讓先入侍衛者量人侍從及中門主人升立於阼
 階上西向王世子升自西階就位北向跪奠鴈主人侍者受之王世子
 俯伏興再拜主人不荅拜王世子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廡尉進輦於中
 門外傳姆導嬪司則前引於母左傳姆在左保姆在右執燭及侍父小
 進西向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筭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無違命母戒
 於西階上施衿結悅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庶母及門內施鞶申
 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嬪
 既出中門至輦後王世子舉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嬪升輦
 姆加景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王世子出大門升輦還宮侍衛如來
 儀嬪仗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嬪以嬪從同牢其日司閨設嬪次於東

閣內道東南向掌筵鋪褥席將及司闈設同牢之席於室內王世子之
席東廂西向嬪西廂東向席間量空牢饌典膳者設饌卓三注於西廂
下設酒樽卓於正中稍南置兩盞盞於卓上又南北設二盥洗於室東
隅又設酒壺盞於室外或別室以飲從者王世子輦至侍臣下馬所權
停宮官皆下馬輦至光化門東偏門左中護進當輦前跪請降輦俯伏
興還侍位王世子降輦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向侍衛如常儀中護
以下皆退嬪至宮門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侍從如常入至左閣外司
則進當蓋前跪請嬪降輦掌筵前後執燭如常儀嬪降輦就次整飾司
闈引嬪詣內殿門外之西東向王世子揖嬪以入司闈前升自西階嬪
後升執燭者陳於東西階內王世子及嬪俱入室王世子盥於南洗嬪
盥於北洗掌筵設席於東西相對王世子揖嬪即席西向立嬪即席東
向立司則前跪請再拜嬪再拜王世子答再拜揖嬪就座司饌進詣階
間北向跪請具牢饌與司饌帥其屬升奉饌卓入設於王世子及嬪座
前司饌二人詣酒樽卓以盞酌酒一人進授于王世子一人進授于嬪
王世子及嬪俱受盞祭酒司饌各進饌俱飲司則俱進受虛盞復於卓
上司饌又俱以盞酌酒再酌王世子及嬪俱受盞俱飲司則進受虛盞

復於卓上三醕用盃如再醕禮司饌北向跪自牢饌畢司饌徹饌卓司
則前跪請邸下入俯伏興還侍位王世子入於東方釋朝服司則請嬪
入幃幄土世子及嬪俱入室膳餽王世子之饌御餽嬪之饌嬪朝見其
日書漏上水一刻有司設 殿下座於內殿東壁西向 王妃座於西
壁東向尚食設醴樽卓於東壁下稍南置盞一於卓上又設饌卓饌品三果
於樽北其日嬪夙興司則跪請嬪內嚴質明諸衛率其屬陳布儀仗如
常儀內廡尉進輦於正寢西階之前南向司則自外辦嬪服命服加首
飾以出降自西階升登侍衛如常至降輦所司則進當輦前跪請嬪降
輦司闈引嬪仗儀停於閣外侍從如常嬪至寢門外立於西廂東司近
臣啓請中嚴尚儀啓請中宮內嚴嬪既至寢門近臣跪啓外辦 殿下
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陞座侍衛如常儀尚儀又啓中宮外辦 王妃
翟衣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王妃出陞座侍從如常司賓引嬪入立於
階下北向司則贊四拜嬪四拜司饌以棗栗盤授嬪嬪受司賓引嬪
陞自西階進 殿下座前東向立尚食奉上置於 殿下座前嬪跪奠
盤於卓上 殿下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贊引嬪降復位司則贊四拜
嬪四拜司賓引嬪詣西階下北向立司則贊四拜嬪四拜司贊以股脩

盤授嬪嬪受司賓引嬪升進 王妃座前西向立尚食奉卓置於 王
妃座前嬪跪奠盤於卓上 王妃撫之尚食盡撤以東司賓引嬪降復
位司則贊四拜嬪四拜司設設嬪席於 王妃座之東北南向司賓引嬪
升就席西南向立尚食以盞酌醴進詣嬪西南東向立嬪再拜升席南
向跪受盞尚食薦饌卓於席前嬪祭醴興降席西南向跪啐醴尚食受
虛盞復於卓上嬪俯伏興再拜尚食徹薦司賓引嬪降自西階出閣升
輦還宮侍從如來儀○辛亥傳旨刑曹公處奴婢侍丁之法依續典官
更軍民侍丁例立法而但稱年滿九十以上所生皆給侍丁八十以上
給侍丁一口其所生子女先亡者孫姪侍丁之法不并載錄故中外官
吏未達立法本意公處奴婢侍丁定給之時若親子女先亡則孫姪雖
多不許侍養存恤之典良賤有異實爲未便自今公處奴婢所生子女
先亡者亦依官吏軍民侍丁定給例內外孫及姪子姪孫中一人許令
侍養○對馬州太守宗貞盛使送早田等五人來獻土宜○壬子視事
○癸丑祈雨于 宗廟○司憲府大司憲李叔時等條列時弊以進其
一曰佛者本夷狄之一法毀萬世之綱常實聖道之蕪蕪也惟我國家
旣革寺社減其土田收其臧獲正道行而邪說息真千載一時也然土

田猶未盡革爲住持者爭趨利欲之途以二三僧徒看守其寺以土田之稅爲自己之奉至若諸處幹事之僧則收其田稅盡輸于家奸犯女色靡所不爲會衆祝上之意安在清淨寡欲之教何居臣等伏覩田制正一品科田一百五十結以勲舊大臣科田之數尚且如此彼僧何入無一寸効坐享數百結之稅乎此臣等之所腐心也且興德興天等寺爲兩宗都會而獨處京城混雜閭閻其僧徒出入人居無異平民有違肅清京都之意伏望 聖上命革兩寺禪教合爲一宗移于津觀寺量屬土田其餘各寺土田一皆革除以充國用其二曰死生有命禍福由已不可以幸而致亦不可以幸而免雖冀獲福而諂瀆淫昏安有受福之理乎是以淫祀之禁載在令甲巫覡之類不使混處其所以絕邪妄者至矣然近在城底出入無時虛誕妖言扇惑人心上自卿士之家下至庶民畏慕禍福是崇是信至使祖考之神稱爲衛護邀致巫家合門親祀或有疾病指以爲祟輒行祈禱傾財破產無所不至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淳莫此爲甚其惑亂人心傷風敗俗與空唱妖巫何異哉伏望 聖上一依空唱妖巫例放黜于外以新四方之耳目永絕後世之疑惑其三曰監司首領官專封一方其任至重今也或差遣父母所

居之道其孝治之意至矣然我朝已立覲親歸養之法何必奉使然後盡事親之道乎蓋鄉中之年高者皆父兄之交遊奔走服役者皆昔日之相親族類田園皆在於彼將爲歸老之地故中人以下不無容私於其閒逞欲於鄉黨者矣國家守令則既不差於父母所居之鄉何監司首領官獨不然乎伏望其已曾差遣者一皆換差自今勿令除授其四曰風俗之薄惡係於士風之貪汚女行之不貞故國家治此二罪不爲不嚴然賊吏游婦繼蹤而出以累聖化是罰輕而無以知戒故也其子孫布列東班與端士義婦比肩並驅恬不爲愧有違於懲惡之意臣等願自今賊吏淫女子孫不叙於東班以別淑慝以養國脉其五曰臣等謹按續六典內士大夫之妻更適三夫者錄于恣女案以戒後來無有掌司尚未舉行遂使令典徒爲虛文願自今本府成案錄名以勵風俗其六曰彌牌防奸之太閑也無恒產者不得流移有身役者不能謀避版籍由是而明軍額以是而充冒名詐職奸僞之徒不能以肆誠治國之急務也往歲獻議已行未久而罷臣等竊謂以天下輿圖之廣戶口之夥歷代靡不悉知况以我國人民之數尚未盡知有違軍國之政伏望 命復彌牌之法以明版籍以防奸僞 上曰卿等之言善矣然

不可輕以舉行當議諸大臣施行○甲寅議政府啟今各官守令不肯親執公事委之監考色吏吏緣爲奸民受其弊令監司糾察隨即罷黜○乙卯教旨戎狄之爲中國害其來尚矣制勝之策古人言之亦詳矣我國東隣島夷北連野人撫綏之道守禦之方非不至也以往者咸古道之事言之歲在庚寅幹朶里等敢肆跳梁侵掠慶源賊殺良民害及鎮將我太宗命將致討彼寇雖有一二報復之役終乃革面順服執壤來庭者絡繹於道殆將三十年矣邊境寧一制禦之方稍得矣平安一境則疆域安靜素無鼠竊之患至于冬婆猪江李滿住等肆虐侵掠間延等處予與大臣共議告于宗廟遣將討罪殲厥驚悍擒其男婦班師以還固當盡置於法以絕種類然予思之戎狄者禽獸也得其地不足爲用得其人不足爲民亦不可以一朝小釁棄數十年撫綏之信其生擒男婦等聽還本土以安其生厚其使人從其告糴撫綏之恩倍於前日且擇武將以授邊任令南道士卒遞代防禦歲遣大臣措置方略其備禦之策似亦無遺矣然彼滿住者不改豺狼之心常懷狗鼠之計乙卯正月侵突間延口子邑城七月再掠薰豆趙明于兩口子今年夏五月又入寇於趙明干口子殺虜農民牛馬其肆毒如是寧無痛

憤手無乃制禦之方綏撫之信有未盡歟其令時散東西四品以上如有能言制禦之策者實封投進子將親覽進實封者九十七人○行東方土龍祈雨祭（議于政府曰先是大臣獻議以爲濟州地窄民稠盜殺牛馬以資其生者頗多因此馬不蕃殖請盜殺牛馬者舉家出陸其有主私賤授本主平民及公賤移置平安黃海地廣民稀之處使之安業子亦以爲小島之中無賴之徒潛聚山谷盜殺牛馬恣行無忌不可不懲且意其徒不過數百遂從其議令趙順生推刷出陸其數至八百自金羅至平安道提挈老幼絡繹于路其辛勤艱苦飢寒凍餒者不知其幾子乃軫慮分遣朝官曉諭監司守令使之存恤撫綏然重違大臣之議未即遽遏出陸之令但其獨子皆令送回以養其親數至百餘而逋逃物故者亦多我今思之濟州邈居海島其民不知禮義且無恒心潛匿山林盜殺牛馬習以爲常是乃舊染汚俗豈可同於陸地禮義之民而痛繩以法乎今遷徙者遠離鄉曲思親戀土愁懷怨咨必召傷和氣故欲訪問賊徒其願仍居陸地者從願仍居欲還本土者許還本土以絕愁怨何如僉曰上不忍賊徒遠離鄉曲欲令還送此天地生成之仁然出陸未久即今放回懲惡無門且濟州地窄民多已徙賊徒

不宜送回宜令所在監司守令優給土田俾安生業○刑曹啓古阜囚
奴鄭龍歐殺其母律當凌遲處死從之○丙辰義城縣令李龜年辭
引見曰近年旱氣太甚民生艱苦旱氣則非人力之可及愛民則猶可盡
心汝往敬哉○復閉南門開北門且勿令擊鼓○丁巳以申槩爲議政府
贊成事安純判中樞院事河演叅贊鄭淵刑曹判書禹承範戶曹叅判
閱審言刑曹叅判權克和僉知中樞院事宋履判宗簿寺事兼知刑曹
事○平安道敬差官安完慶劾都節制事李恪知閭延郡事金允壽等
不能禦敵之罪議于政府僉曰宜令攸司推覈而罷其職從之○忠清
道泰安男一人震死○戊午議于政府其一曰卿等以爲濟州牛馬賊
出陸未久即令放回無以懲惡其意固善然遠離本土已經三歲足以懲
惡矣予憫其遠離鄉曲思親戀土之情欲令還本以舒其情更議以啓
領議黃喜等議妻孥之遷徙專以夫之罪也其正賊身死者妻孥並
還本土叅贊趙啓生等議濟州之人盜殺牛馬以資其生者專是地窄
民稠不得耕種無恒產故也已今出陸官給田業俾遂其生皆有生生
之望矣何必送還本土乎其一曰別侍衛薛孝祖以放出宮人爲妾憲
府推覈比盜大祀神御物律當斬然前此犯此罪者非一李明仁權聰

等皆戚連宗室而予從輕典獨至孝祖置之重典不可欲依權聰例決罪何如僉曰此律未當今更照律其一曰初上護軍河漢爲知鍾城郡車時軍官甲士梁長守以其皮勒換野人馬毛勒河漢轉報監司罷之長守含憤訴于憲府曰往者漢爲節制使亦將雌馬二匹牛一首換野人馬憲府以長守所告推覈河漢所犯以啓何以處之黃喜等曰長守以軍士告訴將帥與部民告訴無異勿推河漢所犯可也趙啓生等曰河漢所犯不推則已今已現推官當窮推以實罪名懲戒後來上曰將卒相訴不可聽理情狀已著亦不可原宜令勿推只罷漢職餘並從僉議司憲府又以薛孝祖比律奸祖父妾當斬命只杖一百○議政府啓公私賤口娶妻之婢所生之子於本妻之子爲兄弟也不宜役使本妻有他夫之子則給之無則給妻之本主其妻良人則給夫之本主從之○議政府啓防牌及攝隊長隊副元數六千三百分爲三番每年以二千一百番上分屬五十領領各四十二人每領一人通計五十人去官近仗元數五百四十一名分爲三番一年以一百八十人番上分屬三軍軍各六十人每年二人去官防牌則專攻土木之役其勞倍於近仗且均爲安卒而都目格例各異未便然去官近兒窠闕爲難姑且加給五人通計五十五人每領一人去官

丙其五人則五十領輪流去官從之○議政府啓工曹雖請臺出納非他各司之比今臺負因細瑣失禮輒罪衙前吏輩未便今後如有錯誤監察毋得論罰須告本府決罪從之○己未以李薺爲平安道都節制使李宗孝知閔延郡事○庚申令義禁府拿李恪金允壽于平安道以來○辛酉日暈○壬戌三角山大石頽○癸亥對馬島都萬戶六郎次郎等十一人來獻土宜特賜米豆共四十石仍賜衣服笠靴○甲子親傳朔祭香祝○議于政府曰今憲府上言監司首領官勿差父母所在之道賊吏濫女子孫不許東班叙用士大夫妻更適三夫者憲府成案錄名以戒後來是議何如僉曰皆爲允當但賊吏子孫則親子親孫西班叙用更適三夫者子孫臺省政曹外勿論東西班叙用濫行見善治罪者子孫勿令東班叙用以懲後來從之○行零祀祈雨祭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七十三

閏六月乙丑朔司憲府啓曰前日所啓禪教兩宗合爲一宗放黜城外巫覡屏諸畿外彌牌復行等事未蒙俞允臣等缺望 上曰教宗與德寺乃 太祖捨家之地禪宗興天寺亦 太祖所創皆不可毀也巫覡三代有之不信可矣何苦放黜民數固所當知然彌牌之行民必搔擾今當災變宜當安靜以消天譴遂不允○兵曹判書崔士康等啓曰平安道各官守令各率其官軍卒輪次赴防于沿邊各官隔阻險途供億馱載之馬七八十匹其隨從廝役亦不下百數非徒搔擾百姓馬匹斃竭相望戰馬將盡誠爲可慮今後守令親點軍卒授各異千戶率領赴防都節制使嚴加糾察又啓曰兵事難以遙制須聽邊將專制可成事功今平安道邊備之事歲遣大臣專制措置其道都節制使不得有所施爲豈無謀議不順自相矛盾者哉且軍令多門士卒莫知所從邊事緩弛每侵掠不能追捕今後毋遣察理使與副使專責都節制使以觀成效若遣京中軍士則擇上大護軍有武略者率精勇軍人赴防以屬都節制使聽都節制使臨時區畫以一軍令國家出其不意差遣朝官巡行考檢以定賞罰 上議于議政府曰予亦曾聞守令赴防之弊矣

而獻議欲罷者亦非一也然將軍在外臨機設策未著其効遽信議者之論數改其策則將軍無以定制禦之計矣且聞外之事須聽大將之策乃可集功故因循至今欲觀其効行之未以其弊果如議者之言將何以處之又自癸丑秋每遣都安撫察理使專制平安一道都節制使以下並聽其令今已數年雖未見其効而謫令出於一將猶之可也今遣洪師錫以爲察理副使其品秩尊卑與都節制使相等其發號出令誰爲主歟且軍令必出於一人然後可以成功若主者非一則士卒莫知所從其害不小古人已言其弊矣今從崔士康等議何如僉曰可遂從之○京畿龍仁縣男一人震死○丙寅日暈○廣州人韓莫金妻一產三男命給米豆共十石○衿川縣男一人震死○初置鏡城府土官東班正五品通議郎都府司少卿從五品奉議郎典禮局使正六品宣職郎掌膳署令從六品奉職郎典客署丞正七品熙功郎司倉署注簿從七品注功郎迎送署丞典酒署丞正八品供務郎營繕署直長從八品直務郎司獄署錄事諸學院錄事醫學院錄事正九品啓仕郎營繕署副錄事從九品試仕郎典客署副錄事迎送署副錄事西班正五品建虫隊尉鎮封衛中領司直一從五品礪忠隊尉左領司直一右領司直

一正六品建信隊尉中領副司直一從六品礪信隊尉左領副司直一
右領副司直一正七品敦義徒尉中領司正一從七品守義徒尉中領
司正二左領司正二右領司正二正八品奮勇徒尉中領副司正一從
八品効勇徒尉中領副司正二左領副司正二右領副司正二正九品
中領隊長四左領隊長四右領隊長四從九品中領隊副六左領隊副六
右領隊副六○李滿住使指揮佟觀育奴等六人來獻土宜賜衣服笠
靴宗彥七使九郎左衛門等六人來獻土宜賜彥七米豆共五十石○
丁卯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蕺辭引見于思政殿賜廐馬一匹○議政府
啓平安咸吉兩道公邊各處小堡依各堡千戶例差遣武臣俾守疆圉
令都節制使統察勤慢以嚴黜陟且前此赴防人以遠近立限授職本
道三十朔京畿黃海江原三道二十朔忠清全羅慶尚三道十五朔定
爲期限及滿月數乃授土官及散官職從其自願然臣等參詳限朔事
而受職遲則竊恐應募者少矣臣等以爲自募者先授其職其道入則
限二年他道人則一年以爲定式從之○鳳山郡大風傷禾○戊辰大
風拔木○聚巫僧徒祈雨○盜竊奉常寺銀瓚○祈雨于社稷○兀良
哈童豆里不花來獻土宜宗茂直遣善永等七人亦獻土宜○議于政

府曰議者以爲守令七事等第監司實封以啓覽訖令承旨緘封以授
吏曹甚爲秘密而批目未下之前吏曹傳寫移文憲府吏輩皆得見聞
必漏洩中外宜令吏曹批目下後移文憲府又有議者曰褒貶關係至
重宜當秘密自國初守令殿最實封以啓毋使人知今若依常行公事
之例列書守令名字等第移于憲府諸吏皆得竊見必漏洩于外未與
最列者必無勵志而怠於治事矣宜令吏曹承奉等第施行勿移憲府
封緘以蔽憲府有憑考之事輒須啓達取見即還吏曹且行臺分遣之
際若令先知監司啓本則先有偏係之私必據監司啓本等第脫有愛
憎之人則驗其七事實跡豈無任情上下之弊乎宜令行臺亦不知監
司啓本各到其境以耳目見聞開寫報于憲府憲府以其所報悉之監
司啓本以核監司褒貶虛實庶得褒貶秘密之體於此二義何所折衷
擬議以啓僉曰臣等謹稽元典但載監司檢舉黜陟之法而無實封之
文續典亦載守令褒貶以七事分爲等第各於名下具錄申聞亦未有
秘密之法然則議者所議甚爲秘密未知何據凡上書啓事雖非秘
密必齋沐實封所以敬其事也啓達之後承旨封緘者亦所以嚴敬之
也且未下該司而不可遽揚于外耳此非止爲秘密而爲之也褒貶狀

承旨雖封緘以送啓聞之後未有不知其殿最者矣待憲吏漏洩而後
知哉且未及最列而益勵以求最者人之常情安有益怠其事哉憲司
必據吏曹移文然後能考褒貶之是非若無文憑考之何據監察雖名
憲官未參本府何以得見吏曹所移之文憲府亦豈令行臺先見等第
然後發遣哉且行臺分遣之際但令兼考七事實跡而已本無褒貶等
第之責安有侵官任情上下之弊乎臣等竊聞去秋冬各道三百餘州
無一人貶者今春夏等貶者非一必監司恐有憲府之議而然歟然
則移文憲府考覈殿最之法未必無小補焉若從議者之論褒貶不公
之弊恐或如前伏惟 上裁 上然之不用議者之論○己巳日暈○
鴻鵠鳴于勤政殿行解怪祭○庚午日暈○命抄寫開元占內水旱晴
雨氣候占驗下書雲觀令每日觀望日月星辰及氣候以考水旱之徵
永爲恒式○辛未行雩祀祈雨也○上以服藥命進酒承政院啓曰今
天氣不順之時累經旬朔不令進酒恐致違和願自今每朝進酒以調
聖候且自古帝王憂旱減膳所謂減膳非謂不佳時膳減其品數也
方今既令各道勿進膳至如晝膳乃時食宜令復進 上曰若有氣體
不調則當進酒調保何待卿等之請但時無病急當此旱極何敢進酒

且予嘗於一日之內進膳者四是亦足矣予豈不量而命減書膳哉○
壬申行畫龍祈雨祭○黃海道鳳山郡大雨○癸酉行宗廟祈雨祭
○午戌雨賜唐城君洪海廐馬一匹祈雨宗廟有應故也○乙亥雨
視事○行東方青龍祈雨祭○議政六曹進香醞○傳旨吏曹今後權
務差任並依流品例啓達永爲世式○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庚子年始
設身賢殿置員十人丙午年增置六人乙卯年因訓義修撰又增六人
又罷書筵官十人合爲三十二人厥數猥多不無冗員之弊請汰十二人
只置二十書筵官既非祿官以集賢殿及他官隨宜兼差從之○議政
府啓文昭殿皆象平時朝夕上食皆用銀器而獨於大小祭享用木
器未便今後改用朱器從之○丙子右議政盧閑妻閔氏卒賜冰漿又
賜米豆共八十石紙一百卷及棺槨閔氏元敬王后弟也○殷山人
金尚澤得癩在疾其女名銀台者年十三聞入骨可療此疾折其右手
指細研置餅中以食父病遂愈事聞命旌門復戶○議政府啓兀良哈
童豆里不花所問之事皆不以實對情志奸譎不可留置京中依土蠻
皮童味應巨等例平安道深遠處留置官給供費隨後觀變入送從之
童豆里不花來投江界願爲我國之氓者也然當是時我國與野人有

隙此人之來適當其時其心不測故不輕許之○丁丑集賢殿修撰
金淳獨在本殿當日出時望見勤政殿屋上有氣非烟非雲狀如圓
柱者二色深青淡黑衝空而立俄而散滅承政院詳問其狀以啟
上曰此災異非瑞也予當恐懼修省矣○議政府據兵曹呈咨司僮
寺官負分掌之馬並不下八九十匹而致死之馬只徵其所騎未便
急走勞困因而生病者間或有之交付養馬後十日內生病倒損二
匹以下者移文刑曹論罪三匹者徵馬一匹十日後不能養飼生病
致死者養馬則依上項施行並限一年通計醫負理馬則移文刑曹
論罪○戊寅司諫院上疏曰臣等俱以庸才承乏言官謹以一二管
見仰瀆天聰伏惟 聖鑑裁擇焉一書曰寇賊蒞九凡民罔不慙夫
古之寇賊即今之竊盜此非庸愚迷劣之人皆是凶悍強力之徒也
遊手怠力怵利肆欲不事產業惟務盜竊晝藏夜見坐而得豐衣美
食當其盜竊之時強者執之則必有宿怨弱者執之則反為推刃故
畏而不捕憚而不訴者頗多雖或告捕而其刑不過決杖刺字夫決
杖刺字奚足以懲殘暴之人乎受罪之日又肆貪欲即為盜竊終無

懲戒之心殘人之命取人之物民庶怨咨欲嚼其肉而不自得也其
爲則常亂俗傷和召災莫此若也臣等參詳律文竊盜三犯處絞然
國家之法須據赦後爲坐故慶瑞之事水旱之災赦宥之恩無歲無
之竊盜之人不自悔過蒙赦之日即還盜竊或再三犯至十餘犯而
終不受戮者比比有之然則赦宥之恩適足以長其群盜之惡今日
脫桎而其日即盜由是京中五部被賊之家無日無之愁歎之聲聞
于街里其漸至於內帑之金爵奉常之銀瓚亦得偷取此無他由其
前日治盜之法不嚴也不畏邦禁而橫行於京中者如此則外方從
可知矣臣等每於寢食爲聖治之日而慨然也昔者朱子曰今徒流
之法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過於重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
強竊之徒一以宮刑之刑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豈不
仰合於先王之意下適於當時之宜哉願自今一依朱文公之議竊
盜雖初犯斷筋使不得容易行走雖欲行盜竟不得行雖賞之不寤
矣如是則不戾於先聖象刑之意而允合於 殿下好生之德矣蓋
茲法之行使人終身廢疾似未可行於聖治之日然勸善懲惡帝王
之道因時制宜聖人之權也彼有罪之人雖得廢疾而並生於天地

之間猶云足矣此無罪之人何辜喪財而殞命於強暴之手甚可哀也與其一夫之廢疾孰若衆人之免害實是懲惡之良規馭世之權宜也且文公豈非仁人君子而斷爲此法者正以凶狠之難制而用權適宜也伏望殺下回日月之明擴乾剛之斷一從斷節之法以爲弭盜之方此法雖不得行之萬世猶可試之於一時一名分聖人之所謹爵命國家之所重故本朝之制小人有功則不加爵賞而賞之以布帛此古今之通義萬世之常經也曩者繕工鑄字匠人若有功勞則雖賤口授以隊副隊長司正副司正之職夫司正副司正本是流品而並授賤口則其於辨尊卑定上下之分何如爵有德祿有功之意亦如何况我朝鮮天下皆稱禮義之邦者以其良賤之分尊卑之等甚明也賤口如是而受職則臣等惟恐後日良賤之相混名分之失序其弊不小也始之不謹終之莫禁理勢之自然也願自今賤口雖有大功勿許賞職賞以錢帛以嚴良賤之分以辨尊卑之序以爲萬世之典 上曰予將思之○靈巖船軍一人震死○己卯置貢法詳定所○判官趙由禮副校在趙由信等上書古之用人不係世累尚矣崇伯殛死而禹作司空蔡叔見廢而仲爲諸侯由是觀之不以父惡而廢子之善明矣載涉歷代之史母嫁民間而子爲顯相母

行非義而子登宰相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捨諸方今聖
上以天地包荒之量有川澤納污之德令臣等得任聖朝以展其職
聖恩偏重圖報未由但以祖母金氏曖昧之事徃徃憲司傳疑承訛作
爲狀疏屢達天聽而停留不下一以示立賢無方之義一以恕情涉
可疑之事德至渥也恩至隆也然所司將臣等告身或以故曹外或以
作不納載錄署合且銓曹亦將臣等屢除西班牙臣等隱忍負屈無所控
告若將終身今觀議政府議得內婦女失行見著治罪者子孫不叙東
班之職臣等以爲此誠公道天開之日可以明辨之時也即今不辨後
將矣及大抵人之有罪者考問取招按驗覈實然後治之未見以虛誕
之事欲禁錮其子孫也臣等祖母有言之源則以門閥之裔服飾之盛
居室之侈衆皆疾惡兼以祖母父金湊開國之初久握憲綱取憎於人
至今爲梗且亂臣朴苞素與祖父有奴婢之釁造飾百端浮動虛言曩
者七宰臣鄭摠妻言詰之事近者以奴婢公文誤書虛銜之故出居
于外耳片無帷箔不修之失未有納招治罪之狀徒以傳疑遂爲瑕玷每
至如此九干痕咎之事始雖嚴峻漸從末減古今皆然臣父明初歷仕
中外顯任至於臣等更無他咎紛紜尤甚此臣等所以捫心拭淚欲叫

紫宸者也往歲甲午臣父拜知鐵山郡事憲府乃上封章欲沮之太
宗以神明之斷灼知虛妄之由不見其請乃令赴任傳曰善善之長惡
惡之短古今帝王駕叙人才之道也伏惟 聖上裁擇施行如不得已
以臣等祖母的然之罪名下問憲司閱實施行有可名之罪則臣等何
敢復望仕于盛朝乎若指點之事訖漫不實則律有明條臣等冀天
恩之萬一况實無失行之事乎如蒙天地再造之恩廣開仕路告身雜
故亦令蠲除臣等生常隕首死當結草糜盡文武之微才期効天馬之
寸懇不允時議以謂此人等以祖母實事反為虛事冒進天聰猶為不
可且以崇伯蔡叔之惡比諸祖母以禹蔡仲之賢比之於已其書中之
辭隱然有自贊之意徒知彰已之賢不知揚親之咎雖欲掩之而卒不
能掩所謂不以父惡而廢子之善他人薦之則可矣論自己之事而稱
之如此其可乎○對馬州伊奈郡主越中守宗資茂遣人來獻土宜仍
請深漂風倭人大郎左衛門前此大郎左衛門等為邊卒所獲上特
命送回未至其土而資茂遣人請之也○庚辰視事○濟州安撫使崔
淮山進獐子獐牝牡命養于上林園其後移放仁川龍流島○傳旨各
道監司都節制使正朝冬至誕日進上及講武端午進上之物粧以紗

羅綾段實爲有弊今後皆用土宜永爲恒式○刑曹啓內贍寺奴良金
殺人律該斬從之○沃溝男一人震死○傳旨平安道都制使叢爾
凶醜忘我大德運干寇掠其罪貫盈大小臣僚欲與問罪之舉者非一
顧惟年歉民尚艱食且多灾異致討之舉似不可行惟慎固邊圉使之
畏威懷德耳然邊將小念善惡以信待之稍弛邊圉則彼賊或潛匿江
邊峻嶺茂林之間晝夜窺伺乘時竊殺殺虜人民是不可不慮也且解冰
後人民布散農作之時擇遣斥候潛渡江覘賊或窺覘賊窟穴且須與
謹厚老成之人密議勿煩咨訪可也且有獻議者云閭延等處苦寒路
險冬節一馬喂菘菷豆之費倍於數人之養雖有善馬地窄路險若遇
賊變無馳騁之處兩兵相接其追逐決勝不過呼吸之間其不宜馬兵
審矣莫若擇壯勇步卒以充戍禦則無喂養之憂而防禦實矣此議何
如廣問熟議以啓○癸未 上聞忠清道旱甚遣內贍少尹康勸善往
審各官未穀○以前日四品以上所上制寇之策抄寫二秩送于平安
道都節制使李蕝仍諭曰一方制禦之事專委於卿卿亦已悉予心矣
兵事難以逸度今旁求制禦之策抄寫以送雖不合時措之方者多矣
然亦有可用之策可法之事卿常獨觀細求其意夙夜致思如有長策

籌畫以啓一議者曰李滿住等忘我 聖上卯育之恩肆其豺狼之心於壬子年突入間延殺虜人民搶奪牛馬罪莫大焉不得已命將致討執訊而還然以好生之心不忍置戮並令放還息至渥也德至厚也不此之顧反懷報復之心侵掠不已至再至三若不調兵問罪掃蕩窟穴是使本賊無所畏忌日益跋扈貽害邊民無歲無之須即舉兵往殲無遺可也臣以謂未可也率爾稱兵其害有三本賊見敗不久復離之舉未嘗頃刻忘于懷日以生變爲計儻知官軍進去預占前路一夫當百險阻之處盡心力戰摧我先鋒雖勇如孟明智如孫吳不能前進逗遛漸退其害一也路無阻當雖至賊穴本賊以其金銀布帛等項家產預藏山谷家無擔石之儲故望風即潰逃竄山林徒燒空屋益激忿怨其害二也閭延江界慈城等郡所貯米糧今不過三萬餘石而已豈支一二月八九萬之軍需乎賊若登山不下不能曠日持久旋師而來徒勞士卒其害三也爲今之計莫若寬限三四年轉輸糧餉鍛鍊甲兵休養士卒固守邊鄙弛其賊心仍審賊穴之遠近黨類之多寡然後因可與之時乘可爲之勢量敵出軍音正相乘明致天罰庶免上項之弊而雪數年之恥矣一議者曰間延等處松江高山牙入於彼境故夏月農

民布散牛馬籠野彼人潛登峻嶺默數人物之多寡渡江作賊以我不
多守護木柵軍一二十名不能對敵被搶虜者比比有之古人云不以
養人者害人豈若移入內地以安民生之爲愈也臣以謂移入縮地其
不可者有二縮 祖宗所傳之地以示劫弱其不可者一也棄天地設
險之江使民失耕桑之業其不可者二也况唇亡齒寒古人之言手爲
今之計莫若使其都節制使巡視各口子已設木柵若設於平地者則
隨即撤去移于依山隱密之處仍於平安道內推刷當番甲士隊長隊
副及閑良人百餘名加數定額每一木柵少不下五六十多不過七八
十依例留防夜則提鈴擊鐸分輪巡柵朝則軍士十餘名著甲持兵賊
人可藏林密之處一一點視無賊變而後放民耕農又令看望之人常
在烟臺如有賊變須及賊未渡江之時放砲通報則農民皆得入保隣
近柵堡之軍亦及救援矣一議者曰重困民力以築烟臺豈若陟岵看
望之爲愈也臣以謂不可也沿邊高山有近有遠其勢不同且有林木
遮前不能洞見爲今之計莫若自閭延至理山沿江高阜或隔十里或
隔十五里一依中朝之制造築烟臺每日登望有賊變則或吹角或放
砲聲勢相倚互爲應援賊若敢近則或放火或擲石多方以禦之彼必

敗走而無覬覦之心矣一賞罰國之大柄也賞不當功何以勸善罰不當罪何以懲惡今平安道閭延一路極邊重地不可以全羅慶尚等道爲比也故依咸吉道例時仕之人賞功之典已曾立法前銜之人因無定例雖棄親辭家離妻遠子辛勤勞苦若無卓拔之功終未獲賞因此人皆托故不肯赴防今後上項前銜赴防三年辛勤爲上者一人勿論東西班叙用以勸後人人各樂於赴防而戰必收功矣一慎守封疆不可或緩山川曠而口子未備則量其要害緊慢加設馬守禦踈而士卒不足則以其口子大小加定馬敵之侵擾我疆以其口子無主而鎮將亦不能及到也遣京官勇智之人各主口子晝夜考察又以暇日高築烟臺則可以望敵而通於鄰保矣芟夷茂林則彼無窺伺之所此有耕種之地豈非守禦之一助手一擇京中武士善騎射者數百人分爲二番春夏遣一番秋冬遣一番四時各有防禦則農民得以耕田而野人無以侵矣臣聞寧邊與閭延之間相距數百里雖有事變不能及救前日野人再侵可知也臣謂寧邊閭延之間別建防禦之所閭延有急往而救之寧邊有事往而助之如此則可以備不虞之患矣一閭延慈城等郡松江上下居民耕種以生每當農月入保城內且近年以來命遣

大臣以施方略故冬月防禦之策似無疎虞若夫夏月則居民布野耕
農而留防軍額甚少木柵排設相距遙隔故賊人突入則布野農民不
及入保又不相救且將兵者頗以解冰爲意退在本營不親巡點視由
是彼賊乘間入侵殺掠而歸固非一再誠爲痛憤臣竊思之自閭延至
慈城彼賊出來之路不過五六處此實賊程初面也乞於松江要害處
度地形勢或隔十五里或隔二十里堅設木柵擇壽州道防禦軍士及
寧邊土官之能射御者量數抄定遞代防禦令黃海道下番甲士每
於下番翌年輪次赴防又便黃海道侍衛牌除上京立番各其當番之
月並皆入防如是而軍額不敷則平安黃海兩道閑良人口皆令推刷
更番防禦都節制使巡行點考則夏月防禦之策稍得而居民被虜之
患庶除矣一聞延慈城防禦甚緊糧儲素乏乞以當道各官軍資每於
農隙次次輸轉分置上項等官若當道軍資不足則黃海道各官軍資
亦於農隙各以附近水陸轉運以充不足防禦軍士別立軍功者不次
擢用褒賞勸後其閑良人則雖不立功勤於防禦者酌定年限於平壤
寧邊土官叙用一規事遠議者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利者未
可以經遠也昔周之大王以狄人之患遷居于岐漢之趙充國以調度

甚廣罷兵屯田卒破羌虜皆爲民長久之計而已然之明效也今夫
明于虞芮等處居民耕農之地正當彼賊要衝之路厥田瘠薄狹窄居
民之數亦且不多國家備禦之策靡所不至然彼賊不事農業專務狗
偷更相出入侵掠無時故屢生不虞之變以貽國家之憂且大嶺險路
糧餉運輸及他道軍士往還人馬俱困不可期以歲月其弊無窮恐非
萬世經遠之長策也豈可爲此不多居民以積後日無窮之弊哉乞於
深遠之處擇可耕之地分入移居使之安業其已造木柵仍令修葺其
面各官軍馬及南道軍馬量數留防高築烟臺謹其窺望以上項居民
耕農之地轉爲管田依古者且耕且戰之法無事則耕耘以備節餉有
變則出戰臨機應敵閭延慈城嚴兵設備相爲聲勢都節制使巡行點
視常加考察如此則賊無窺覲之心民無被虜之患而實萬世經遠之
長策也一彼人猝至以其無備也各口子候望人只定一二人又不以
時糾察雖有高峻通望之處怠惰者憚於乘高或畏猛獸不能常時看
望彼敵乘高隱伏林木俯見人畜布野察其多寡壯弱垂間竊發突入
擄掠此其所以甘心而屢寇不已也臣愚之計以爲審視通望之處每
置一候築其烟臺各二四人登望備角火砲弓矢槍劍晝望夜察先望

賊變者與斬敵首同賞不能觀望者與降敵同罰遇變則發信砲以報之則彼心疑懼而不敢肆暴矣然則雖布在田野者可得入保木柵可以通於隣汴口子以至達於鎮將不勞人馬之馳驅而頃刻瞬息之間救援之兵自至矣如是而先機設策巡警不虞控弦挾矢堅辟固守清野以待則虜雖突入必無所得潛消覬覦之心暗沮跳梁之謀納款塞下者日相繼至若慮戍卒之難充則犯死罪逃匿而自首於邊鎮者原免其罪則不出數載而塞下之兵不下萬矣如或益懷犬豕之心敢肆豺狼之暴則往正其罪掃蕩窟穴示之以威懷之以恩庶可革面順服矣議者曰山川險阻道路狹隘騎不得成列步不得連袂一夫所守萬夫莫敵及其軍之返也選輕銳之卒經路倍行據要害之地絕其大軍之路則頭尾受敵而不相連續勢弱力分雖有智將不能施其策然臣以爲彼烏合之輩無恒心而軍令不嚴其肯出奇計以擾我軍乎至若恐其隘狹要害之處則先使我軍扼塞固守彼必不能及矣安能據險邀擊乎夫如此則可以師出萬全矣一婆猪之江其土稍沃滿住遠來耕農於此距我疆一日之程也國家當其農月遣將往擊雖未盡獲亦足擾農每當農月召募京外閑良子弟時散甲士至於市井之人與其道之

兵量宜定數一二猛將率到近地聲言各鎮留防軍而使人窺覘乘虛而入突擊而還則滿住亦可困矣一先知賊變莫如烽火排設烽火皆在高山之頂掌烽火者不能常在各鎮將帥亦不能以時糾之以致彼賊乘虛突入肆毒吾民良可憾也臣嘗入朝見連山站烽火排設之處不於高山之頂又不以程途遠近皆設於山腰相望之處人家近地無上下高山之弊掌烽之人常在臺上候望賊變乞依中朝之制改築且鴨綠江天作限界自間延至慈城寇來之處不過六七自四月至七月擇謹慎有勇力智謀者量宜輪番伏兵於其處寇來渡江入侵人家伏兵潛起奪舟流之我軍乘之則彼賊可盡獲矣一間延國家之極北野人之初面宜高大城郭多養士馬以爲巨鎮擇將帥之有恩威兼全者使往鎮之治兵守禦如晉羊祜之待吳人唐子儀之服凶奴安靜其民可矣一於各處口子盛其旗幟齊其鼓角戍卒之數量加前額擇其中能武才善謀略者兵曹奉教給差牒定爲提牌常隸射御以備制寇立功者依例賞之其提牌有能率衆禦寇者特加錄用南道士卒適代赴防勞苦倍他伏望別立賞格以舒其心一北蕃醜虜東島頑倭始雖橫恣屢蒙慰撫終乃革面傳日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婆猪之醜

若曰侵掠邊疆固不在我則姑且遣人慰諭觀其順背察其事變趨附者獎之願居者聽之如此則安知如北虜東倭之相繼歸順乎若質子質弟而來附者衆則滿住之附亦可期也待之如此而彼之願見不悅則不得已之舉安可止哉一戎狄之患自古有之惟茲狗鼠奚足算哉人面獸心乍臣乍叛難以盡信難以盡殲伏望 殿下內修文德外嚴武備以示威愛節減賚予差等館待以觀誠偽彼若知侵軼之爲難則必將傾心而率服矣夫將專謀軍尚氣勢兵法有分間之辭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是故惟在擇將而任之也其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奉之奉將若四肢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護正蕃畜牧闢田疇矣一李滿住等近年移居迤北之地未知適在何處且自知其罪必謹行候若知官軍之至則不戰而走之焚蕩室廬何益之有祇足以激其怒而貽無窮之患耳且公邊各官糧餉不敷倘有大舉安能足用手况彼人非有略地拓境之心只欲報復以雪羞恨比特鼠竊狗盜耳與之較而數舉戎兵可乎又况平安道我國咽喉之地爲此鼠竊狗盜勞悴士卒亦不可也爲今之計莫若謹行候嚴備禦禮接使人佯惑羈縻弛其心鋒一以備軍需

一以鍊士卒細探所居道路之遠近人數之多寡觀變待時如不悛改
爲惡不止出於不獲已則當三四月地不泥濘春草叢生之時抄鍊精
銳若干騎乘其不意馳赴攻之事可濟也一夏節農民布野之時備禦
實難或曰限二三年解水以後自四月至九月熙川以南各官所居下
番防牌及侍衛牌丁多戶內壯勇人自願諸色人平壤寧邊土官內射
御有能人悉令抄出除已定軍數外間延每月加馬步并四百慈城江
界各加二百理山碧潼昌城各加一百分守各處木柵多備火砲槍刀
器械赴防軍官內選揀才堪將帥者定爲總牌考察防禦沿江上下林
木茂密賊人可依之處悉令芟除苟無高峯峻嶺臨江通望之處據險
高築烟臺擇定窺望三四人晝夜看望每於日出後令馬兵勇士十餘
名著甲騎馬巡視江邊果無賊氣放民歸農軍官軍人各持軍器布列
江邊上下巡哨儻有賊變烟臺窺望之人放砲通報軍人則率領農民
走入柵內堅壁固守軍官則馳赴江邊量賊多寡數小則拖引捕捉數
多則及未下船登岸射拒則賊不敢進隣柵有變砲聲急報則馬兵隨
即馳報臨機救援如此則縱不得捕捉不至於見敗其戶數不多木柵
未設之處居民依前隱處山谷出入耕種庶免賊患斯言得矣只慮彼

人潛登高處熟見農民出入之路乘夜尋到則擄掠甚易實爲未便上
項木柵未設戶數小處居民各於其邑彼人未及望見山內可耕之地
移入居之通望之處連置窺望人則彼人縱得過涉而來恐有救兵之
將至安敢乘其皮船而深入不慣之路乎儻或萬數出來益把柵門分
兵闌入則放砲通諭令山內農民登山而避若其移入之處新墾之地林
木密茂匹夫匹婦力不能治則須於農隙南道軍人酌量抄出差使負
柵領入歸伐木除治計戶分給庶無遷徙之嘆一沿邊各處木柵皆未
牢壯且軍人馬匹及農牛所置之處甚窄宜令都節制使監司更審務
使據險寬平牢壯排置當夏月農牛不得已耕田日外常置柵內刈草
養喂官軍馬匹亦不許柵外放牧一險阻之地制敵之具莫如火砲沿
邊各官所居馬步軍人悉令教誨火砲放射之法南道各官火砲軍器數
加抄預爲訓習每月防禦步軍皆以火砲軍定送可也且去年邊尚覲到
紅果製造竹筒火筒最良須令數多造作沿邊各官城子及木柵隨片
緊慢酌量分布可也一禦戎之道雖在於武服遠之方實本乎德今國
家已於平安咸吉等道選將重秩以任節制之權其鎮撫安邊之義盡
矣然間延慈城碧潼理山等郡實野人來徃之要衝有急當先者也固

不可以示弱况其處居民僻近野人其俗強悍豈庸劣之材所能鎮服
哉今閭延等處鎮守不以德位爲重唯以驍勇取之纔習武略驟至四
品不問減否並皆差遣彼新進驍勇之士雖有馳射擊刺之可稱安能位尊
德隆自然畏服其心乎非唯不足示威於殊俗抑亦有虧於瞻望爲今
之計莫若擇朝廷位尊望重雄偉不常者俾任鎮守之職預絕詐譏之
謀以消奸僞之心則非唯戰勝攻取抑亦不戰而賊自服矣一藩鎮之
強弱在於軍額之多少今國家已於閭延等郡設自募之法又充犯罪之
之人其於備邊之事至矣盡矣然用軍防禦之處無窮而自募犯罪之
人有限此誠朝廷之軫念也臣謂我國僧徒之衆其麗不億逃賊免役
蠱傷民財理宜沙汰其徒雖盛而不爲國用雖小而不損於國此誠遊
民之可充軍額者也爲今之計莫若下令僧徒四十以下自願還俗者
從其僧職陞資除授許令入鎮又令覈其無度牒者並皆還俗妻以平
民使居閭延地面以實軍戶有俘馘者輒賞以職則所謂張虛惠而獲
實福也一惟彼李滿住在我國連境之地負固恃險其心奸慝雖曰納
款實則懷詐不感撫綏恩育之德益肆毒害侵掠邊邑殺擄人物至再
至三必不革面而順服矣豈但鼠竊狗偷而已哉使吾無辜之民或傷

於鋒鏑之下或處於豺狼之穴且以我數千里之大國結釁於小醜豈不甚可痛憤哉誠宜出師往攻聲罪致討也但癸丑之事擊其不意故能得致伐也今則滿住已知其變常恐來攻有備待之若聞我師臨境必奔潰竄伏而我師曠日持久不得攻擊則臣恐其徒勞無效也然則行師之計不可不密也臣願 陛下洞斷睿謀廣咨雄略博選將師大興師旅使之觀其可乘之時察其可擊之機分據要道或爲正陳或爲犄角縱兵夾攻盡殲群醜俾無遺類以揚威武以安邊民一彼賊到江隱於林木窺覘虛實然後渡江是則江北樹木乃賊窺覘之資宜當所伐使之通望議者曰彼人出來江北之地樹木茂盛難以盡伐雖伐之經年復盛徒勞民力而已臣謂彼賊出來洞源之木則誠不可勝伐其於洞口與江邊則何不可盡伐之乎臣願令各官守令每年秋節率軍越江彼賊出來洞口與可依江邊伐其大木刈其茂林以大木枝幹隨宜散置仍塞洞口則我可以通望而賊騎不得以行矣一今也沿邊各官人戶多處皆置木柵令農民入居以備倉卒是固良法然木柵雖堅不足恃也倘或不固則是驅民而與賊也乞於今秋與來春亟築石堡以嚴邊備一野人長於窮荒以盜賊爲生不思重恩懷報小怨要之據

險設備以制其寇也非與師動衆而來只是群醜窺伺我不備替渡鼠竊而已真潛渡之處必邊各官不過數十若於出來咽喉之處謹斥候嚴備禦則其制之也易於振槁矣近者邊將備禦怠弛再陷賊術是盛朝之可恥而人所共憤者也臣願賊人可渡要衝口子定士卒五六十或於江邊或於山谷樹木鬱密彼賊不見之處潛屯鍊兵使爲犄角待烟臺之報伺賊乘船渡江之時突出疾進弓矢火炮亂加而急擊則賊必心墮膽落沒於水中者多而其不渡江必矣若賊渡江圍我城堡彼士卒吹角揚旗鼓譟而進爲之救援城堡之軍縱兵夾攻則臣妄意賊必授首矣一必邊各官要當益兵益兵之道須於召募得之今也於平安咸吉道自募赴防者居平安咸吉道則三十朔居京畿黃海江原道則二十朔居忠清慶尚全羅道則十五朔差等赴防限朔已滿然後授之以職亦是良法然先赴防後受職則慮恐應募者鮮少矣乞令平安道漏挾戶無役人及各道接居自募人等稍知射御則勿論有無役並於土官職及下番甲士職從自願除授又立計赴防到宿遷轉之法以誘掖獎勵之則應募者多而邊鎮實矣一設烟臺以望其寇伐林木以通其望守口子以遏其來築石堡以護農民置援兵以爲犄角則彼之來

也也實難矣然守任者非其人則怠惰廢弛莫之能行徒爲虛法終無實效臣妄意邊將之口傳軍官實是邊將腹心之士其中豈無體主將之心以謹備禦者乎乞以各官口傳軍士統領軍人分守口子與石堡又以平安道內有武略守令每於冬月分領援兵各守別城又令邊將每月巡行各口子器械精拙防禦勤慢傳報都節制使不時巡察嚴加勸懲如此數年則備邊嚴整賊當謹避一聞延慈城江界等官道途之脩山蹊之險非他道比也赴防軍士衣糧軍裝載諸牛馬乃緣及期晝夜兼行因此馬匹困斃倘遇警急卒爲無用臣願赴防軍衣甲兜鍪乞令並賣以平壤府所在衣甲兜鍪於公邊各官量宜移輸分給赴防軍以除馬匹困斃之弊一今國家歲遣大臣以施方略不過堅冰之時纔待解冰而還雖曰江深賊謀難知或從水淺或挾小船多方以波之乘間以伺之出其不意虜掠農民其任邊節制團鍊等使素無紀律又無主將指畫焉能突出制禦哉臣以爲命擇大臣限年差遣聚武士有勇者更事運籌者自願立功者于幕下日夜籌之料賊趨向堅我柵堡明紀律習騎射遠斥候儲糗糧嚴器械畜士氣或屯田以示長久蕃翰持重不戰之意萬一賊至不獲已出戰則以我之佚待彼之勞以我

之銳乘彼之惰有所不舉舉則必克故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此之謂也一嘗聞彼地峻嶺層崖咫尺之間候望不通戰習則鳥散雲聚倏忽輕捷勢易則突出亂擊勢難則遠遁深藏雖欲大舉義兵殄殲種類望見軍師走匿無蹤矣若非出於不意潛師突入則實難制服祇足以增其怨恨而不足以示威也臣又聞自癸丑年致討之後彼賊分群別處不聚一區蓋懲前日一時受伐之敗而更爲頭尾手足交相捍衛之計耳以是料之則彼必多設詭謀深爲自保之計討之之難倍於前日因思宿昔海寇陸梁三邊受敵歲歲爲患逮我聖朝德教大行邊陲晏然間有對馬之夷犯邊肆虐 殿下一怒大舉東征以討其罪益修戰艦以嚴邊備然後居民奠枕荒野盡闢此無他制禦之術得其方也今日之策亦若是耳臣謂徃歲北伐之師已爲萬今之舉前古所無也更舉而不逮前功無益於國而徒增賊勢甚未可也今雖小小作賊願 殿下更思示威攘却之方多設攻守應變之具又彼賊之境幸爲江水界限彼以皮船渡江而我無禁制之具此不可也願命鎮邊帥臣量水勢之便酌施用之宜造輕快之船松江要害之處泊立應變又軍額不得不增糧餉不可不贍而近年水旱傷農公私俱歎又其當時赴防士卒不擇

勇銳之人虛備行伍之者多矣願更簡選訓練又限年數募其自願之士自持糧餉者優免戶役赴防實邊待滿期超等授職糧餉可繼則不必用此計也一安猪一江源出長白爲我國紀自江以東則爲我之境自江以西則爲彼之居自義州至閭延其間相距百餘里野人所以出入我境竊叢爲寇者皆由此江則此正秦之函谷漢之玉門也今國家相此公江要害之處立其巨鎮設其口子可謂得備邊之策矣然而巨鎮阻江而倉卒之變難應口子踈置而常守之兵又少此豺狼之所以覘虛而肆其毒也臣以謂當於此江之邊擇其可築之所十里置一城子或木柵或石堡每於其間五里許通望處因高而築烟臺於城子則各置兵馬使一負騎士數百於烟臺則各置斥候四五人以謹烟火如有不虞之變烟火相望鼓角相應寇於彼則此往救之寇於此則彼來應之以此而迭爲唇齒則彼不得擾我之境我得爲攻守之長策矣建議者若曰誠如此意則城郭多而烟臺衆以一道軍卒之額固不能以守禦也則臣以爲依周家防秋之役使諸道下番甲士侍衛別牌遞代往戍可也其中沿海之郡密邇島夷不可也其他陸地諸郡旣無備禦之虞是宜發遣以禦外侮者也其法則今年秋次番遞代明年秋又次